

現代新詩選

笑我編

現代新詩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四二二五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版

全一冊實價國幣三角八分

編者 笑 我

發行者 仿古書庫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開步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現代新詩選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現代新詩選目錄

第一期

胡適

江上

老鴉

月夜

秘魔崖月夜

十一月二十四夜

希望

一念

一笑

劉大白

賣花女

西湖秋泛

秋夜湖心獨出

花間

自然底微笑

淚痕

整片的寂寞

郵吻

雪後隔江山

劉復

桂

△學徒苦……………一一

三十初度

雨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一個小農家的暮

沈尹默……………一七

三絃

沈玄廬……………一七

十五娘

康白情……………二一

草兒在前

習觀峯雪浴日

窗外

送客黃浦

江南

乾燥

歸人

天亮了

答五妹玉璋

一封沒寫完的信

俞平伯……………三五

春水船

冬夜之公園

孤山聽雨

儼然

歡愁底歌

夜雨

小詩墨佩弦

到紐約後初次西寄

憶

朱自清……………四七

除夜

燈光

獨自

匆匆

別後

靜

周作人……………五二

現代新詩選

小河

兩個掃雪人

畫家

慈姑的盒

夢想的悲哀

王統照……………五七

微雨中的山遊

小詩

花影

冰心……………五九

春水

繁星

紙船

赴敵

思想

汪靜之

過伊家門外

月夜

禱告

拒絕

我要

柳兒

流去

伊的眼

別情

海上吟

六九

聽淚

劉延陵

海客底故事

河邊

姊弟之歌

水手

竹

宗白華

築室

我們

詩

梁宗岱

失望

七七

八四

八五

散後

晚禱

何植三

夏日農村雜句

農村的戀歌

采野菜的女孩

焦菊隱

母親的病

銀夜

潘漠華

游子

撒却

離家

八七

八八

九〇

若迦夜歌

馮雪峯

落花

清明日

春的歌

隱修人

梅煞

溫靜的綠情

野睡

妹妹你是水

徐玉諾

雜詩

章衣萍

九五

九六

九八

九九

無字的信

趙景深

牛頭洲之黃昏

第二期

郭沫若

晨安

光海

太陽禮讚

洪水時代

電火光中

南風

新月

夜步十里松原

『蠻桑索羅普』之夜歌

露月

天上的市街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瓶

徐志摩

殘詩

石虎胡同七號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

哀曼殊斐兒

她是睡着了

落葉小唱

康橋再會罷

霜冷翠的一夜

呻吟語

半夜深巷琵琶

海韻

兩地相思

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

車上

在病中

蘇蘇

朱湘……………一四八

搖籃歌

小河

現代新詩選

答夢

葬我

采蓮曲

有憶

還鄉

昭君出塞

殘灰

棹歌

聞一多……………一六五

洗衣歌

劍匣

春之首章

愛之神

太陽吟

口供

也許

忘掉她

死水

心跳

于庚虞

歌者

公主墓畔

影

長流

飄泊之春天

流浪之歲暮

一八三

饒孟侃

愛

蘅

走

劉夢章

示嫻

萬牲園底春

田漢

春月的下面

黃昏

七夕

東都春雨曲

一九三

一九四

一九五

馮至……………一九九

我是一條少河

如果你

蛇

吹簫人

帷幔

陸志韋……………二一六

航海歸來

又見一種青的野花

小溪

第三期

王獨清……………二一九

現代新詩選

弔羅馬

留別

賽因河邊之冬夜

威尼市

李金髮……………二二九

柏林初雪

春城

下午

棄婦

星島車中

夜之歌

故鄉

溫柔

晨

永不回來

愛憎

邊我行道

有感

風

穆木天……………二四七

雨絲

乞丐之歌

水聲

落花

我願

蒼白的鐘聲

戴望舒……………二五六

生涯

殘葉之歌

十四行

雨巷

我底記憶

煩憂

馮乃超……………二六二

消滅的古伽藍

現在

凋殘的薔薇惱病了我

紅紗燈

酒歌

月光下

悲哀

夢

默

蒼費的古月

古瓶詠

姚蓬子……………二七三

秋歌

新喪

酒後

古城

我枯澀的眼光

現代新詩選

楊駱……………二七七

此琴哀星

石民……………二七八

無題

黃昏

邵洵美……………二七九

洵美的夢

Z的笑

邵冠華……………二八三

寄給我死的弟弟

幻覺的小艇

陳夢家……………二八三

夜

方瑋德……………二八四

秋夜蕩歌

曹葆華……………二八五

祈求

現代新詩選

第一期

胡適

江上

十一月一日大霧，追思夏間一景，因

成此詩。

雨脚渡江來，

山頭衝霧出。

雨過霧亦收，

江樓看落日，

現代新詩選

老鴉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大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飢。——

我不能帶着翰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也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

月夜

也是微雲，

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

只不見去年的人伴，

只沒有當日的心情。

不願勾起相思，

不敢出門看月。

偏偏月進窗來。

害我想思一夜！

秘魔崖月夜

依舊是月圓時，

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踏月歸來，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樹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臺檯上還有幾個乾葉，

時時做出一種沒氣力的聲響。

西山的秋色幾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現在他們說我快要好了，
那幽黯的秋天早已過去了。

希望

我從山中來，
帶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開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時過；
急壞看花人，
花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風回，
祝汝滿盆花！

一念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
日夜只打得一個
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
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
總跳不

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

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

球三千萬轉！

原註：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竹竿尖是

吾村後山名。

一 笑

十幾年前，

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

我當時不懂得什麼，

只覺得他笑的很好。

那個人不知後來怎樣了，

只是他那一笑還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還覺得他越久越可愛。

我借他做了許多情詩，

我替他想出種種境地：

有的人讀了傷心，

有的人讀了歡喜。

歡喜也罷傷心也罷，
其實只是那一笑。

我至今還不會尋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謝他笑的真好。

以上選自亞東嘗試集。

九，八，一二。

劉大白

賣花女

一

春寒料峭，
女郎窈窕，
一聲叫破春城曉：

「花兒真好，

價兒真巧，

春光賤賣憑人要！」

東家嫌多，

西家嫌小，

樓頭嬌兒嫌避。

春風燎草，

花心懊惱，

明朝又喚飄零早！

二

江南春早，

江南花好，

賣花聲裏春眠覺：

杏花紅了，

梨花白了，

街頭巷底聲聲叫。

濃妝也要，

淡妝也要，

金錢買得春多少。

買花人笑，

賣花人惱，

紅顏一例和春老！

西湖秋泛

蘇堤橫亘白堤縱；

橫一長虹，

縱一長虹。

跨虹橋畔月朦朧；

橋樣如弓，

月樣如弓。

青山雙影落橋東；

兩有高峯，

北有高峯。

雙峯秋色去來中：

去也西風，

來也西風。

秋夜湖心獨出

被秋光喚起，

孤舟獨出，

向湖心亭上憑欄坐。

到三更無數遊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現代新詩選

選自秋之淚

此時此際，

密密相思，

此意更無人窺破；——

除是疏星幾點，

殘燈幾閃，

流螢幾顆。

暮地一聲簫，

扶籬衝烟，

當頭飛墮。

打動心湖，

從湖心裏，

陡起一絲風，一翦波。

彷彿耳邊低叫。

道：「深深心事，

要瞞人也瞞不過。

不信呵。

看明明如月，

照見你心中有伊一個。」

花 間

醉向落花堆裏臥：

東風憐我，

更紛紛亂紅吹墮，

碎玉零香作被窩。

愛花不過，

夢也花間做，

醒來不敢把眼摩挲，

正一雙蝴蝶眉心坐。

自然的微笑

隱隱的曙光一線，在黑沉沉的長夜裏，突

然地破曉。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

彷彿沈睡初醒的孩兒，展開蘋果也似的

雙頰，對着我微笑。

黃昏的一片淺藍天，一半被魚鱗似的白雲

籠罩。再再地吐出一彎鉤也似的明月，

彷彿含羞帶怯的新婦，只露出一些兒眼

角眉梢，對着我微笑。

鏡也似的平湖，映着胭脂也似的落照。忽然幾拂輕風，掀起紗也似的波紋，彷彿曲終舞罷的女郎，把面罩籠着半嬌半倦的臉兒，對着我微笑。

一九二一，七，一八，在杭州。

淚痕

七十三

趁相想微微地睡去的時候，
把她絞死了。

深深地埋在九幽之下；
但當春信重來的夜裏，
她又從紅豆枝頭復活了。

九十三

現代新詩叢

微雲，

誰向遙空抹這一筆呢？

九十四

人在花裏，

人在風裏，

風卻在人心裏。

一百二十四

當地越不見月的時候，
也難免這樣孤寂吧，

——獨座的我似的！

整片的寂寥

整片的寂寥，

——再逢。

被點點滴滴的雨，

敲得粉碎了，

也成爲點點滴滴的。

不一會兒，

雨帶着寂寥到地裏去，

又成爲整片的了；

寂寥卻又整片地回來了。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紹興。

郵 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的挑開了紫色的信箋；

我知道這信箋裏面，

藏着那秘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摺疊裏，

我把那粉紅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

很鄭重地讀了。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滿幅精緻的花紋，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著她祕密的一吻。

一九二三，五，二。

雪後隔江山

斜日裏隔江多少亂山叢壑，

似霓裳羽衣，無數羣仙高會；

離離合合的神光豔絕，

數甚麼人間粉黛！

選自新詩歌

現代新詩集

劉復

桂

半夜裏起了暴風雷雨，

我從夢中驚醒，

便想到我那小院子裏，

有幾株正在開花的桂樹。

是，

他正開着金黃的花，

我爲他牽記得好苦。

但是屢轉思量，

終於是沒法兒處置。

明天起來，

一

雨還沒住。

桂樹隨風搖頭，

洒下一滴滴的冷雨。

院子裏積了半尺高的水，

混和着墨黑的泥土。

金黃的桂花，

便浮在這黑水上，

慢慢的向陰溝中流去！

學徒苦

學徒苦！

學徒進店，爲學行買。

主翁不授書算，

但曰「孺子當勤苦！」

朝命掃地開門，暮命臥地守戶；

眼當執炊，兼鋤園圃！

主婦有兒，

曰「孺子爲我抱撫！」

呱呱兒啼，主婦震怒！

拍案頓足，辱及學徒父母！

自晨至午，——

東買酒釀，西買青菜豆腐。

一日三餐，學徒侍食進膳。

客來奉茶；

主翁倦時，命開烟鋪！

復令前門應主顧，後門洗缶滌甕！

奔走終日，不敢言苦！

足底鞋穿，夜深含淚自補！

主婦復惜沽火，申申咒詛！

食則殘羹不飽；

夏則無衣；冬衣敗絮！

臘月主人食糕，學徒操持臼杵！

夏日主人剖瓜成涼，

學徒竄下燒煮！

學徒雖無過，「塌頭」下如雨。

學徒病，

叱曰「孺子敢食惰？作誑語！」

濟濟河流，鏗別嬰樓。

學徒淘米河邊，照見面色如土！

現代新詩選

學徒自念——「生我者，亦父母！」

三十初度

三十歲，來的快！

三歲唱的歌，至今我還愛；

『亮塵拜，

舞到來年好世界。

世界多！莫奈何！

三錢銀子買隻大雄雞，

飛來飛去過江河。

江河過邊姊妹多，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今什麼都不說，

勿做生活就唱歌。

原註：亮摩，猶言月之神；亮摩拜，謂

拜月神；小兒語也。過邊謂那邊，或彼岸。此所謂三十，依舊習指虛歲言。

一九二〇，六，六，倫敦。

雨

這全是小惠的話，我不過替他做個速記，替他連串一下便了。

一九二〇，八，六，倫敦。

媽！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媽早些睡了。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是我的小朋友們，都靠着他們的媽

早些去睡了。

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只是墨也似的黑！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狗野貓在遠遠地叫，可不要來阿！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為什麼還在那裏叮叮咚咚的響？

媽！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貓的雨，還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響。它為什麼不回去呢？它為什麼不靠着它的媽，早些睡呢？

媽！你為什麼笑？你說它沒有家麼？——昨天不下雨的時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那裏去了呢？你說它沒有媽麼？！

——不是你前天說，天上的黑雲，便是它的媽媽？

媽！我要睡了！你就關上了窗，不要讓雨來打濕我們的牀。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給雨，不要讓雨打濕了雨的衣裳。

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飄着些微雲，
地上吹着些微風。

啊！

微風吹動了我頭髮，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戀愛着海洋，

海洋戀愛着月光。

啊！

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魚兒慢慢游。

啊！

燕子你說些什麼話，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樹在冷風裏搖，
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

西天還有些兒殘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一九二〇，九，四，倫敦。

一個小農家的暮

他在灶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必剝剝的響。
灶門裏嫣紅的火光，
閃着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服。

他衝着個十年的煙斗，

慢慢的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去了鋤頭，
便坐在稻牀上，
調弄着隻親人的狗。

他還跑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面青山的頂上，

楊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的月亮。

孩子們在場上看著月，

還數著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兩……」

他們數，他們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原註：末二句是江陰諺。

一九二一，二，七，倫敦。

選自揚鞭集

沈尹默

三 絃

中午時候火一樣的太陽，沒法去遮擋，讓
他直晒著長街上，靜悄悄少人行路，祇
有悠悠風來，吹動路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裏，半院子綠茸茸草草，都浮
著閃閃的金光。旁邊有一段低低土牆，
擋住了個彈三弦的人，卻不能隔斷那三
弦鼓響的聲浪。

門外坐著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雙手抱
頭，他不聲不響。

選自新青年

沈玄廬

十五娘

一

菜子黃，

百花香，

軟軟的春風，吹動鋤頭技癢；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塊塊翻過來晒太陽，

不問晴和雨，

箬帽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閑得着隻手沒處放！

二

「看了幾分鐘，

除了幾擔桑，

我只顧得自己個人忙。」

一八

育的是田，地，和山，蕩。

他都要忙也哪里許他忙？——

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

昨天聽人說「哪里的地方招墾荒。」

三

「五十」高興極了，

三脚兩步，慌慌張張；

「喂，十五娘，

我們底人家做成了；

我要張羅着出門去，你替我幫幫！」

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

橫衝直撞。

四

一夜沒睡，

補綴了些破衣裳，

一針一歡喜，

一線一悲傷，

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

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

更不要丟換這衣裳！」

五

此刻都不會哭，

怎麼佢倆底眼皮皮都像胡桃樣？

一張波蕭摺了半牀舊被胎，

跳上掉沿，像煞沒介事兒一樣。

他擡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

像是全世界底固結性形成佢倆底狀況？

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

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六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

伊接到信卻一字不識，

彷彿媽孃爬在熱鍋上，

「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

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麼？」

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

「你要給我銅版一雙，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七

「信該到了？」

「該摘了？」

「桑葉債該還了？」

「伊該不哭了？」

四周圍異地風光，

包圍着他一個人底凝想。——

就是要不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八

月光照着紡車響，

門前河水微風漾，

一縷情絲依着棉紗不斷的紡。

鄰家嫂嫂太多情，

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作又何妨。」

伊便停住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

一直牽伊到枕上，夢中，還是烏烏，接

着紡。

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

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九

本來兩想合一想，

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

鐵蒺藜上。

工作乏了他也——不是，

瘟疫染了他也——不是，

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

把頑強的五十搥成了肉醬，

無意識的工作中正在發想底人兒，這樣收

場。

但只是粉碎了他底身軀，倒完成了他和伊

相合的一個愛底想。

十

纏了絨桑，

賣掉回來紡紗織布做衣裳。

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的，

堆滿一牀，壓滿一箱。

伊單估着堆頭也覺心花放。

「五十啊！

你再遲回來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

為什麼從那一回後再不聽見郵差問「十五

娘？」

十一

明月照着凍河水，

尖風刺着小屋霜。

滿抱着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

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

來的地方。

破瓦棧裏透進一路月光，

照着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着一片黃

瘦墜殖場。

選自覺悟

康白情

草兒在前

草兒在前，

鞭兒在後。

那喘吁吁的耕牛，

擠正着犁窩，

眨着白眼，

帶水拖泥，

在那裏「一東二冬」的走着。

「呼——呼……」

「牛吔，你不要歎氣，

快犁快犁，

我把草兒給你。」

「呼——呼……」

「牛吔，快犁快犁。

你還要歎氣，

我把鞭兒抽你。」

牛呵！

人呵！

草兒在前，

鞭兒在後。

日觀峯看浴日

東望東海，

鯉魚斑的黑雲裏

橫捲着要白不白的青光一帶

中懸着一顆明珠兒，

憑空盪漾，

曲折橫斜的來往。

這不要是青島麼？

海上的魚麼？

火車上的燈？汽船上的燈？還是誰放的孔

明燈麼？

升了，升了，

明珠兒也不見了。

山下卻現出了村燈——一點——二點——

三點。

夜還只到一半麼？

這分明是冷清清的晨風，

分明是氣呼呼的吹發，

分明是帶來的幾句鼙聲，

日怎麼還不浮出來喲！

要白不白的青光成了藕色了，

成了茄色了。

紅了——赤了——胭脂了。

鯉魚斑的黑雲

都染成了一片片的紫金甲了。

星星都不知道那裏去了；

卻展開了大大的一張碧玉。

遠遠的淡淡的幾顆平峯，

料必是那海陸的交界。

記得村燈明處

倒不是得幾點村燈，是幾條小河的曲處。

溼津津的小河，

隨意坦着的小河，

蜿蜒的白光——紅光

髮髻是剛過了幾根蝸牛經過。

山呀，石呀，松呀，

只迷迷濛濛的抹着這莽蒼的密處。

哦，——一個峯邊的兩滴流晶，紅得要燃

起來了！

他們都火燦燦的只管洶湧。

他們都髮髻等着甚麼似的只黏着不動。

他們待了一會兒沒有甚麼也就隱過去了。

他們再等也怕不再來了。

哦，來了！

這邊浮起來了！

一線——半邊——大半邊

一個凸凹不定的赤晶盤兒只在一塊青白青

白的空中亂閃。

四圍髮髻有些甚麼在波動。

扁呀，圓呀，動盪呀，……

總沒有片刻的停住；

總活潑潑的應着一個活潑潑的人生；

總把他那些收不住的奇光

瑣瑣碎碎的散在這些山的，石的，松的上

面。

遷自草兒在前集

窗 外

窗外的閉月，

緊繃着窗內密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她還涎着臉兒在牆上相覓。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相思倒覺着捨不得了。

二月九日，北京。

現代新詩選

送客黃浦

一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黑沈沈的夜色，

迷離了山光水暈，就星火也難辨白。

誰放浮燈——粵鬚是一葉輕舟？

卻怎麼不聞橈響？

今夜的黃浦；

明日的九江。

船呀，我知道你不問前途，

儘直奔那逆流的方向！

二五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二

送客黃浦

我們都繫着鏡——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看着涼月麗空，

才顯出淡妝的世界。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愛！

我們都談着——

談到日本二十年來底戲劇，

也談到「日本底光，底花，底愛」底須磨

子。

我們都相互地看着，

只是壽昌有所思，

他不會看着我，

也不會看着別的那一個。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三

送客黃浦

我們都繫着鏡——風吹着我們的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四圍底人靜都寂了，

四圍底人靜都寂了，

只有她纏綿的孤月。

儘照着那碧澄澄的風波，

碰着船帆里纏綿地響。

我知道人的素心，

水的素心，

月的素心——一樣。

我願水送客行，

月伴我們歸去！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七月十八日，上海。

江 南

只是雪不大了，

顏色還染得鮮豔。

赭白的山，

油碧的水，

佛頭青的胡豆上。

橘兒擔着；

驢兒趕着；

藍襖兒穿着；

板橋兒給他們過着。

二

赤的是楓葉，

黃的是荻葉，

白成一片的是落葉。

坡下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
撐着一把綠傘——走着。
坡上騎着一個老婆子，
圍着一塊藍圍腰，
嗚嗚地吹得染髻。

三

柳橋上拴着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個撥箕，
蒙着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貓。
都張着些紅嘴，

跟着她叫着。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二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乾 燥

一

晴着；
風着；
杖兒，壺兒，凳兒倚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

鳥歌謳着；
李花開着；

兩兩的蜂兒戀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三

油菜燒着；

白牛底背上騎着；

纔黃的桑兒採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

婦人

婦人騎一匹黑驢兒，

男子拿一根柳條兒，

遠遠替一個破寨邊底路上走。

小麥都種完了，

現代新詩選

驢兒也犁苦了，

大家往外婆家去玩玩罷。

驢兒在前，

男子在後。

驢背上還橫着些篾片兒，

篾片兒上又腰着些繩子。

他們倆底面上都皺着些笑紋。

春風吹了些蜜語到他們底口裏來，

又從他們底口裏偷了去了。

前面一條小溪，

驢兒不過去了。

他們都望着笑了一笑。

好，驢兒不驕了；

柳條兒不要了；

男子底鞋兒脫了；

婦人在男子底背上了；

驢兒在婦人底手裏了。

男子在前，

驢兒在後。

四月五日，津浦鐵路車上。

天亮了

天亮了？

夜娃子嘎嘎地飛着。

我底夢醒了。

起來；

摸我底箱蓋；

收拾我底行李。

月光從亮瓦裏透進來，照在我底懷鈎上。

夜來香隔着我媽底屋子香過來。

媽呀！我怎樣捨得你？

只是你把我錯愛了。

你怎麼樣不諒我底心？

你怎麼樣不想想你當年底自己？

你不會也誤過麼？

你自己誤了還不足，還要誤你底女兒麼？

或者誰教你取價於你底女兒麼？

村裏底狗叫得好厲害，
雜着窗外蟋蟋的蟲聲。

我底行李收拾好了。

我底髻兒也挽過了。

月光也斜到粉壁上去了。

天大概要亮了。

屋裏都聳着模糊的黑影兒，

——怕的！

屋梁上一炸，好像我嫂沒有睡着底嘆聲。

嫂呀！只有你知道我底心；

只有我底心知道你知道我。

只是你當初也太隨人擺布了。

從今後誰來慰你？

也誰來慰我？

願你珍重！

願我們都自慰的！

鷄叫了。

老鴉也離枝了。

我底心亂了。

窗上蒙着粉白的顏色，——天就亮了。

去麼。

回到牀上去睡麼？

鏡子裏隱着一個作難的我。

抽開門兒看看罷。

東方已掛上了幾片很淡的紅雲。

木樨花底香醉得我好懶！

卻是他香得怎麼樣自由！

噠，去罷！

椰子樹上底小鳥也驚起來了。

芭蕉底涼露灑在我底頭上。

哦，這是我手栽的，

是伴我讀書底密友！

芭蕉呀！爲甚麼你總對着我悶悶地？

你懂別麼？

我們今天不別，就終久不別了麼？

我底淚不能乾了我底腳，

你不要傷心。

我望着你點點頭，你望着我笑笑。

你好好地長着喲，芭蕉！

你不要傷心，我去了！

六月二十三日，北京。

答五妹玉璋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好幾年沒傻你底臉了，

你怕長得這麼高了呢！

你底信真寫得好呵！

你還記得我帶你去抓花生跌到增緣下麼？

我一邊讀你底信；

我底鼻尖上和眼角裏一邊止不住辣。

我很恨我不能教你的書，

那幾年我愛抱着你親嘴。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著你親嘴呢。

六年後我回來或者你已經嫁了——

你會不會害羞？

我說，這是沒有甚麼害羞的。

你好好地讀書，

好好地帶着晚晚讀書，

這是……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著你親嘴呢！

九月十日，上海。

一封沒寫完的信

四五個月沒有家裏底信了，

忽然接着她一封白紙的長信。

現代新詩選

我便不忍讀他，

便安頓了一副熱淚去讀他

字字的青椒，

字字的梅子，

——是一封沒寫完的信。

她說：

『七月十三日從九江底來信收到了。』

她說：

『你底婆老了。』

她又常常出病。

她成日家念着她底孫兒；

她成日家把臉兒洗着她底淚兒。

她好容易盼到你以回來，

如今你卻不回来了！

她說，她會看不到你了！」

她說：

「你底媽頹白了。

她算着你今年要回來，

她天天總對我們說起你；

她說，你今天怕離了北京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漢口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重慶了；

她說，你今天怕要回家了。

她總把甚麼東西都給你留着！

如今卻盼到你底信回來了。」

她說：

「你底大姐衰了；

二姐還好；

弟弟已帶了小孩子了；

三妹底小孩子壞了；

四妹也嫁了一年多了；

五妹和六妹都長得這麼高了。

他們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回來。

他們盼不到你回來，卻倒來勸我不要生氣

！」

她說：

『你不要問我！』

你也不要念我！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你幾年來問我，

我總不敢提起我底病；

我只怕你憑氣。

如今——

誰能小別十年呢？

我往回念你，

只想接着你底信；

現代新詩選

這回接着你的信，

卻又不像往回念你了。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我就有些好歹我也心甘。

你給我寄底東西，

我也並不望你底東西。

我也不要你給我買藥。

我底病也不愛給你寫得。」

九月十七日。

選自草兒

俞平伯

春水船

三五

太陽當頂，御午的時分，

春光舞過了海濱。

微風吹來，

聒碎零亂，又清又脆的一陣。

呀！原來是鳥——小鳥底歌聲。

我獨自閉步沿着河邊，

看絲絲縷縷層層疊疊浪紋如織。

反襯着陽光閃爍，

辨不出高低和遠近，

只覺得一片黃金般的顏色。

對岸的店鋪人家，來往的帆檣，

和那香不盡的樹林房舍，——

擺列着一線——

都浸在波洋洋的空氣裏面。

我只管朝前走，

想在心頭，看在我裏，

細嘗那春天底好滋味。

對面來個繡人，

拉着個單桅的船徐徐移去。

雙櫓插在船唇，

皺面開紋，活活水流不住。

船頭曬着破網，

漁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響。

船口立個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爲什麼，

笑迷迷游看那黃波浪。

破舊的船，

襤褸的他倆，

但這種「浮家泛宅」的生涯，

偏是新鮮、乾淨、自由，

和可愛的春光一樣。

歸途望——

現代新詩選

遠近的高樓，

密重重的簾幕，

儘低着頭呆呆的想！

冬夜之公園

「啞！啞！啞！」

隊隊的歸鴉，相和相答。

淡茫茫的冷月，

襯着那翠疊疊的濃林，

越顯得枝柯老態如畫。

兩行柏樹，夾着蜿蜒石路，

竟不見半個人影。

抬頭看月色，

似烟似霧朦朧的罩着。

遠近幾星燈火，

忽黃忽白不定的閃爍，——

格外覺得清冷。

鴉都睡了，滿園悄悄無聲。

惟有一個，突地裏驚醒，

這枝飛到那枝，

不知爲甚的叫得這般凄緊！

聽他彷彿說道，

『歸呀！歸呀！』

孤山聽雨

記八月一日之遊

雲依依的在我們頭上，

小划兒卻早懶懶散散地傍着岸了。

小清酌，和靖酌，

且不要愁住遊客們底憑吊；

上那放鶴亭邊，

看葛嶺底巖妝去罷。

蒼蒼可憫的姿容，

少一個初陽些微暖她。

讓我們都去歌着，

幽甜到不可說了呢。

曉色更沈沈了；

看雲生遠山，
聽雨來遠天，
颯颯的三兩點雨，
先打上了荷葉，
一切都從靜默中叫醒來。

皺面的湖紋，
半蹙着眉尖樣的，
偶然間添了——
花喇喇銀珠兒那番迸跳。
是繁弦？是急鼓？
比碎玉聲多幾分清悄？
涼隨著雨生了，

現代新詩選

悶因着雷破了，
翠疊的屏風煙霧似的朦朧了。
有濕風到我們底衣襟上，
點點滴滴的哨呀！
來時的划子橫在渡頭。
好個風風雨雨。
清冷冷的湖面。
看他一領蓑衣，
把沒蓬子的打魚船，
划到藕花外去。
雷聲殷殷的送書。

三九

雨絲斷了，近山綠了：

只留戀的莽蒼雲氣，

正盤旋在西冷以外，

極目的幾點螺黛裏。

一九二一，八，五，杭州。

懷然

今年九月十四日我同長環到蘇州，買舟去游寒山寺。雖時值秋半，而因江南陰雨兼旬，故秋意已頗深矣。且是日雨意未消，游者闐然；瞻眺之餘，頓感寥廓！人在廢殿頽垣間，得聞清鐘，尤動悽愴懷戀之思，低回不能自己。夫寒山一荒寺耳，而搖蕩性靈至

於如此，豈非情緣境生，而境隨情感

耶？此寺之成，殆吾之結習使然。

那裏有寒山！

那裏有捨得！

那裏去追尋詩人們底魂魄！

只憑着七七八八，廓廓落落，

將倒未倒的破屋，

粘住失意的游蹤，

三兩番的低徊踟躕。

明豔的鳳仙花，

喜歡開到荒涼的野寺。

那帶路的姑娘，

又想染紅她底指甲，
向花叢去掐了一握。
他倆只隨隨便便的，
似乎就此可以過去了；
但這如何能，在不可聊賴的情懷？

有剝落披離的粉牆，
敬斜婉轉的游廓，
蹭蹬的陂陀路，
有風墨色的遊人一雙。
蕭蕭條條的樹梢頭，
迎那西風碎響。
他們可也有悲搖落的心腸？

現代新詩卷

鏗然起了，
噙然遠了，
漸殷然散了；
楓橋鎮上底人，
寒山寺裏底僧，
九月秋風下癡着的我們，
都跟了沈凝的聲音依依蕩顛。
是寒山寺底鐘麼？
是舊時寒山寺底鐘聲麼？

九，三十，杭州。

歡愁底歌

一九二一，十，三十一。

四一

一

歡愛底泉奈他竭，

歡愛底燄奈他滅！

今日之前，如夢如煙；

今日之後，如霧如漆；

今日底今日——

且吻着，且握着，且珍重着；

且牢牢記着，

耿耿地這一點點癡戀；

且莫問前路底光明，昏黑！

君啊！我啊！

誰歌？誰和？

且歌！且和！

大家歌，大家和啊！

『你和我把門來開！

你和我把門來開！

歡情底根葉，栽向懷中來，

在懷中，有凋謝；——

願長把馨香消散！

哀！……哀哀！……』

二

似滔滔的水，

舊愁棄我們去了，

似疊疊的山，

新愁呢，向着我們來。

四年之前愁未生，

四年之間愁初生，

四年之後愁將長成。

愁長成，將奈何？

你和我！

打破——無這力啊，

怨咀——無此心啊；

只吻着，只握着，只珍重着，

只默默的忍着。

忍着，忍着，

愁將老死，將終于老死。

我們唱愁底挽歌，

現代新詩選

歡所生底挽歌。

君啊，我啊！

誰歌？誰和？

且歌！且和！

大家歌，大家和啊！

『你和我把債來賒！

你和我把債來賒！

賒來的雜憂，大河大如海。

大如海，會枯乾；——

願長把愁雲吹散！

哀！——哀哀！——』

選自冬夜

夜 雨

短的白燭，

四三

殘照依依地，想留幾番搖曳，
因流淚底初凝，
便將開始了人間底遠夜。

一九二二，四，二〇。

小詩呈佩弦

疲倦的人，
微紅的臉，
微濕的風色，
在微茫的街燈影裏過去了。

六，三十。

到紐約後初次西寄

薄陰本不願割斷牠底綢繆，

微陽不樂減牠底明媚的！
可惜此地只有——
高的樓，方的窗，
糜齒的我底面龐，
徒然的梳掠，髮蓬鬆在額上。
天開時，我知道，青是這樣湛湛；
雲生時，我又知道，白是那樣茫茫；
二十四小時中間，有一度西去的夕陽，
我知道得已太多了！

二

明靚的她，朦朧着的；
談着的她，且笑着的；
挽着黑頭髮的她，欲言的。

夜被喚回的時分，
夢被喚回的時分，
笑靨被喚回的時分，
搖搖的一顆心兒，
逐夜而去，
逐夢而去。
逐笑靨而去；
不知那裏去了。
只撇下孤孤另另的一個我。

曉色明到一方灰色的牆上，
井欄外，高高的天上，

獨不到我底心上啣！

九，二五，夜。

選自西邊

憶

第十一

爸爸有個頂大的斗篷。

天冷了，牠張着大口歡迎我們進去。

誰都不知道我們在那裏，

他們永找不着這樣一個好地方。

斗篷裏得漆黑的，

又在爸爸底腋窩下，

我們格格的笑：

『爸爸真個好，

怎麼會有了這個又暖又大的斗蓬呢？』

第十七

離家的燕子，

在初夏一個薄晚上

隨輕寒的風色，

嫵媚的飛向北方海濱來了，

雙雙尾底翩跹，

漸漸褪去了江南綠，

老向風塵間，

這樣的，剪啊，剪啊。

重來江南日，

可憐只有腳上的塵土和牠同來了，

還是這樣的，剪啊，剪啊。

第二十一

小小的蘭子，紅着的，

蒲葵扇上，槿子花兒底晚香。

第二十二

亮汪汪的兩根燈草的油盞，

攤開一本禮記，

且當拋山歌般的唱。

乍聽間壁又是說又是笑的，

「她來了罷？」

曾記中盡是些她了。

「媽，我書已讀熟了。」

第二十八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燭臺上，今夜有剪好的大紅紙，

碧綠的柏枝，還綴着鵝黃的蕊。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照在挂布棧的牀上，

照在裏牀的小枕頭上，

照在小枕頭邊一雙小紅橋子上。

朱自清

除夜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地看着，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蕩過去了。

除夕，杭州。

選自憶。

燈光

那泱泱的黑暗中熠耀着的，

一顆黃黃的燈光呵，

我將由你的熠耀裏，

凝視她明燭的雙眼。

一九二二，二，二二。

獨 白

白雲漫了太陽；

青山環擁着正睡的時候，

牛乳般霧露遮遮掩掩，

像輕紗似的，

罩了新嫁娘的面。

默然在窗兒口，

上不見隻鳥兒，

下不見個影兒，

祇賸飄飄的清風，

祇賸悠悠的遠鐘。

眼底是騾人聞了，

耳根是騾人聞了；

故鄉的她，獨靈跡似的，
猛猛然湧上我的心頭來了！

二二，二。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柳楊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我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

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點頭哆嗦而淚濛濛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忽忽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脚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忽忽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

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歎息裏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忽忽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忽忽裏，除徘徊外，又賡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去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
去不復返呢？

三，二人。

別後

我和你分手以後，
的確有了長進了！
大杯的喝酒，
整匣的抽煙，
這都是從前沒有的。
喝了酒昏昏的睡，
煙的香真好——
我的手指快黃了，
有味，有味，
因爲在這些時候，

忘了你，
也忘了我自己！

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

老想起來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開水，

冷的被窩——

峭厲的春寒呀，

我懷中的人呢？

你們總是我的，

我卻將你們冷冷的丟在那地方，

沒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懸懸的，

便是這箇。

我是箇千不行萬不行的人。

但我總還是你的人！——

唉！我又要抽煙了。

靜

三月，甯波作。

淡淡的太陽懶懶地照在蒼白的牆上；纖纖

的花枝縹緲地映在那牆上。

我們坐在一間「又大，又靜，又空」的屋

裏，

榻騰騰地，甜蜜蜜地，看着

太陽將花影輕輕地，秒秒地移動了。

塵外魚鱗似的屋；

螺髻似的山；

白練似的江；

明鏡似的湖。

地上的一切，一層層屋速了；

山上的，一疊疊青掩了；

水上的，一陣陣煙籠了。

我們儘默默地向着，

都不會想甚麼；

只有一兩個遊客門外過着，

「珠兒，」「珠兒」地，雜聲遠遠地唱着。

選自蹤跡

周作人

小河

一條小河，彎彎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

堰，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
得：

不得前進，又不得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
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塌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
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纏纏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攪着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葢，——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出應變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墮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我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兩個掃雪的人

陰沉沉的天氣，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得漫天過地。

天安門外白茫茫的馬路上，全沒有車馬蹤

跡，只有兩個人在那裏掃雪。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窪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經積了一層雪。

他們兩人還只掃個不敬。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滾滾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這中間，彷彿白浪中浮着兩個螞蟻，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敬。

祝福你掃雪的人！

我從清早起，在雪裏行走，不得不謝謝你。

畫家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將一枝毛筆，

寫出許多情景。——

兩個赤脚的小兒，

立在溪邊灘上，

打架完了，

還同築爛泥的小堰。

車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見許多圓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裏，

趕忙着分種碧綠的稻秧。

小胡同口，

放著一副菜担，——

滿担是青的紅的蘿蔔，

白的菜，紫的茄子；

賣菜的人立著慢慢的叫賣。

初寒的早晨，

馬路旁邊，靠著溝口，

一個黃衣服蓬頭的人，

坐著睡覺，——

屈了身子，幾乎疊作兩折。

看他背後的曲線，

歷歷的顯出生活的困倦。

這種種平凡的真實的印象，

永久鮮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用這枝毛筆，

將他明白寫出。

慈姑的盒

選自過去的生命

綠盆裏種下幾顆慈姑，

長出青青的小葉。

秋寒來了，葉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裏，蕩漾着兩三根，

飄帶似的暗綠的水草。

時常有可愛的黃雀，

在落日裏飛來，

藤水悄悄地洗澡。

十月，二十一日。

夢想者的悲哀

(讀倍貝爾的婦人論而作)

「我的夢太多了。」

外面敲門的聲音，

恰將我從夢中叫醒了。

你這冷酷的聲音，

叫我去黑夜裏遊行麼？

阿，曙光在那裏呢？

我的力量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裏發了狂呢！

穿入室內的寒風，

不要吹動我的火籠。

燈火吹熄了，

心裏的微焰卻終是不滅，——

只怕在風裏發火，

要將我的心燒盡了。

阿，我心裏的微焰，

我怎能長保你的安靜呢？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病後。

選自過去的生命

王統照

微雨中的山游

當我們正下山來；槭槭的樹聲，已在靜中響了，

迷濛如飛絲的細雨，也織在淡雲之下。

羊聲曼長地在山頭叫着

拾松子的婦人，也疲倦的回來。

我們行着，只是慢慢地走在碎石斜坡上

面。

看啊！

疏林中春末的翠影，

為將落的日光微耀。

紛披的葉子，被雨絲洗滌着，更見清麗。

四圍的大氣，都似在雪中浴過。

向回望高塔的鐮鈴，似乎輕鬆的搖動，

但是聲太弱了，

我們卻再聽不見牠說的什麼。

漫空中如畫成的奇麗的景色，

越顯得出自然的微妙。

斜飛鷗翼的燕子斜飛地從雨中掠過。

他們也知道春去了嗎？

下望啊！

煙霧瀰漫的都城已經都埋在暗光布滿的雲

霧裏。

暮裏。

羊羣已跨去了，

拾松子的婦人大約是已回了她的茅屋。

我們也來在山前的平坡裏，

聽了音樂般的雨中的流泉聲，

只戀戀地不忍走去！

小詩

多年的秋燈之前，
一夕的溫軟之語，
如今隨着飛塵散去；
不知那時的餘音，
又落在誰的心裏？

花影

花影瘦在架下，
人影瘦在牆裏，
是三月的末日了，
獨有個黃鶯在枝上鳴着。

冰心

選自晚禱

現代新詩選

春水

一
蘆荻，

只伴着這黃波浪麼？

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

二

南風吹了，

將春的微笑

從水國裏帶來了！

三

漁舟歸來了，

看江上點點的紅燈呵！

四

五九

秋深了！

秋葉兒穿上紅衣了！

五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密雨，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六

可曾有過？

釣磯獨坐——

滿湖柔波

看人春泛。

七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階。

祈年殿

莊嚴地立在黃塵裏，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八

柳絲兒削成小槳，

蓮瓣兒做了扁舟——

容宇宙中小小的靈魂，

輕柔地泛在春海裏。

九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裏已是煩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頻來入夢。

一〇

綠水邊——

幾雙遊鴨，

幾個浣衣的女兒，

在詩人爐前

展開了一幅自然的圖畫。

一一

馬蹄過處，

蹴起如雲的塵土；

據鞍顧盼，

平野青青——

只留下無窮的悵惘罷了，

英雄夢那許詩人做？

(選自冰心詩集)

繁 星

一

松枝上的蠟燭，

依舊照着罷！

反復的調兒，

再彈一闌罷！

等候着，

遠別的弟弟，

從夜色裏要到門前了。

二

漁娃！

可知這世人羨慕你？

終身的生涯，

是在萬頃柔波之上。

三

這些事——

是永不漫滅的回憶：

月明的園中，

藤蘿的葉下，

母親的膝上。

四

父親呵！

出來坐在月明裏，

我要聽你說你的海。

五

母親呵！

我的頭髮，

披在你的膝上，

這就是你付與我的萬縷柔絲。

六

父親呵！

我願意我的心。

像你的佩刀，

這般的寒生秋水！

七

坐久了，

推窗看海罷！

將無邊感慨，

都付與天際微波。

八

朝露還串珠般呢！

去也——

風冷衣單

現代新詩選

何會入到煩亂的心？

朦朧裏數著曉星

怪醜兒太慢，

山道太長——

夢兒欺枉了我，

母親何會病了？

歸來也——

響兒緩了，

陽光正好，

野花如笑；

看朦朧曉色，

隱着山門。

九

六三

澎湃的海濤，

沉黑的山影——

夜已深了，

不出去罷。

看呵！

一星燈火裏，

軍人的父親，

獨立在旗臺上。

一〇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欄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一一

青松枝，

紅燈彩，

和那柔曼的歌聲——

小弟弟！

感謝你付與我，

寂靜裏的光明。

紙 船 寄母親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罅裏，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到他到的地方

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著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著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赴敵

I was ever a fighter. so com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曉角遙吹，

催動了我的桃花騎。

他奮鬣長鳴，

聳鞍振轡，

要我先為備。

那知道他的主人

這次心情異？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殘月未殘，

曉山凝翠，

湖上的春風

吹得我心魂醉。

休想殺得個敵人，

我無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昨夜燈籠，

幾個知人意？

朋友們握手拍肩，

笑談輕敵，

只長我驕奢氣。

如今事到臨頭，

等閒相棄！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朝陽在地，

鳥聲相媚。

迷胡裏捧起湖泉

磨着劍兒試。

百戰過來，

誰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曉角再吹，

現代新詩選

餘音在樹，

遠遠地敵人來也！

匹馬單刀，

倉皇急遽，

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

一別便成落花飛絮！

等着些兒，

讓我寫幾個字兒，

託一託寄書使，

拜告慈親，

暴虎馮河，

只爲著無雙譽。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驍光下定神靜慮，

把往續從頭細數。

百萬軍中，

也會尋得突圍路。

這書也只要雄心相護，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軒然一笑，

拔刀四顧，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戰歸來，

便是安心處！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相
思

縫開相思，

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小徑裏明月相親，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過了相思。

選自冰心詩集

汪靜之

過伊家門外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

一步一回頭地瞞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現代新詩叢

月夜

選自寒的風

我緩步在月光裏，

累人的伊使我戀着再戀着，不間斷地。

玉潔的月呵！

沒有那一個不默默地讚美你。

你能照透萬象，

為何不將伊底影。

照來以慰我懷呢？

伊底眼看入我底眼，

連羞帶笑地說，

「你贈我你做的那個，

六九

我非常珍愛。」

當我在此遇見伊的時候，

這是快慰不過的相會啊！

這遊木是伊常走的，

這薔薇花下是伊常站的，

這草地是伊和小孩玩耍的。

這些都變成我所愛的了——

我愛走伊所走的遊木，

愛站伊所站的薔薇花下，

愛玩伊所玩的草地。

我淒涼地對着這些，

恍惚看見伊在遊木上走，

在薔薇花下站，

在草地上坐。

但待我走過去，

却又看不見伊呀！

那裏看得見伊呀！

我時時注意着伊——

伊婀娜的姿態，

伊嬌嫩的言笑，

伊輕妙的步聲，

都給我玩味純熟了。

伊底神祕都用伊底，

含情的眼睛訴說：

伊每一「回頭觀，」

每一「凝眸送，」

都能使我心服。

啊！伊底眼睛是怎樣柔麗啊！……

我那次關不住了，

就寫封愛的結晶的信給伊。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見了，

不過由我底左眼寄給右眼看，

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唉！假使，或真使，

現代新詩選

爹媽們允許了，

那麼，我只藉此而樂生啊！

選自蔥的風

禱告

我每夜將睡的時候，

跪向掛在帳上的白蓮圖說：

白蓮姊姊啊！

當我夢裏和我愛人歡會時，

請你吐些清香薰着我倆罷，

選自蔥的風

拒絕

貞靜小姑娘！

你肯不肯和我偕老？

七一

我的相思和你家的桃花，
一齊紅到你的窗前了。

我已聽了『不愛你』三字，

這樣極婉妙的聲調：

你不愛我也不要緊，

我就是死也眼閉了。

我 要

我要把太陽摘去，

下他一千年的大雹；

要被雪壓着的世界，

會得終古冰結。

我要造一個新的太陽，

更加萬倍的猛烈；

牠所發出的火焰，

會把世界完全燬滅。

柳 兒

青翠的柳兒夭嬌，

依依媚媚地飄飄；

沿堤一條條地低垂，

要親吻湖面碧波濤。

趁早盡全力地舞蹈，

秋神的利劍不能逃。

那怕風雨打蕩漾？

縱然折斷了柔腰！

失了青春何處找？

快把碧波兒擁抱！

只管今朝沒命地飄舞，

聽他是凋零呀枯槁！

流 去

天色沉沉黯黯，

遠樹模糊陰森。

我鎮日在水邊閑散

散不去抑鬱煩悶。

拋了竿兒懶釣，

現代新詩選

靜坐溪旁凝望：

聽琴泉細細飲泣，

看鯽魚悠悠來往。

但見汨汨的流水，

把我的生命馱在，

前拉後推地，

一滴滴地流去！

伊 底 眼

伊底眼是溫暖的太陽；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凍的心就熱了呢？

七五

伊底眼是解結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睜着我，
我被鍊鏢的靈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樂的鑰匙；
不然，何以伊一睜着我，
我就住在樂園裏了呢？

伊底眼變成憂愁的引火線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裏了呢？

一九二二，六，四。

別情

愛我的我底你呵，

溫柔到比柔還柔的你呵！

你底豐韻是怎樣地嬌逸，

怎樣地——說不出呵。

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形容你了。

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贈我的詩麼？

知道我把你底詩咬了幾句吃到心裏了麼？

你從詩中送我的情愛，

更醉得我醺醺然了。

我昨夜夢着和你親嘴，

甜蜜不過的嘴呵！

醒來卻沒有你底嘴了；

望你把你夢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來罷。

我昨夜夢中得着你一封信，

信中的字看不明白，

只隱隱約約有些「愛」字，

望你把夢中的信重寫清楚罷。

我睡覺時，看見帳頂上有個你；

我飲茶時，看見杯中有一個你；

我看書時，看不見書中的字，只見個你；

我上課時，看不見教師在黑板上畫的算

式，只見個你；

你爲甚東躲西藏，

只給我看見不給我捉住呢？

你爹這幾天在家不在家？

我時時想來看你，

但我怕嘗這樣別離滋味；

我至於不敢和你相見了。

見了再用什麼法別離呢？

不，別離雖是苦痛，

但是甘美的苦痛呵！

我叫我底魂今夜來看你，

請你預備迎接罷。

一九二二，四。

以上寫的風，亞東。

海上吟

芷麗，你不要再啼哭了，

來和我奏一曲『罰我淪；』

我們紅樣的希望已深沉。

在那渺茫的海外天邊，

你怎能到海底去撈針？

芷麗，你不要再嗟嘆了，

來和我唱一曲歡歌；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深闊，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黑，

你怎能使他乾涸？

芷麗，你不要再嗚咽了，

來和我選擇一個葬處；

那浪花是美麗的墳墓，

我們快跳進去吧，

葬了儲藏苦悶的倉庫！

二，二七，於黑水洋船上。

聽 淚

愁成了枕頭，悲哀成了被，

近來真是百無聊賴呵！

聽着淚珠寂寞地滴在枕頭上，

夜夜地聽，有些聽上癮了。

好像冷豔的淡素的白蓮，
纖弱的身子搖搖不定，
萎類的瓣上落下淒清的露珠，
落在凋殘的荷葉上；

好像秋氣茫茫的山谷裏，
樹木已失了青春的嫩綠，
枯黃的葉悄悄地飄零着；
寂沉沉地蕭蕭瑟瑟；

又像寒碧的天空裏，
星星靜靜地消滅了光輝，

現代新詩選

不斷地一顆顆地墮落下來，
滴在渺渺的海水裏；

感謝淚聲如此慰我寂寞，
我很愛聽這清涼的調子了。
願悲切的淚聲做我的輓歌，
送入我永久安寧的墳墓。

一九二三，秋末，杭。

選自寂寞的國

劉廷陵

海客底故事

「實在沒有散文，祇有字母，此外就是詩，緊結得或多或少些，鬆散得或

深或淺些」——馬拉梅。

一

我將到海裏去之前我對她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從今後馬鞍山頭底月亮，每天夜裏，要看見我的魂夢底黑魃魃的影子從山底東邊越過山頂來飄到西邊，又從西邊渡到東邊了。到東邊來，看看家裏龍鍾的娘；到西邊去，看看紅橋旁邊的你。」

如果你歸到我家，我的魂夢兒就夜夜伏在家裏了。姊姊你嫁了我罷。」她微微一笑，搖頭而不答。

二

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從海裏回來。跑進柴門，淡淡的朝陽照在草堂底階上，龍鍾的老母正穹窿着，扶着杖，坐在廊下晒背。屋裏的桌上供着一瓶臘梅；牆上的屏條隨着風兒擺動。姨回過面來，力求睜開那睜不開的朦朧的眼，像是要問「客人是那個」了。忽然牆角間沙沙一響，隨着一聲喜悅的「哦！原來景哥回來了！」回頭看時，藍布衣裙的她正扶着一根長的竹簾，笑嘻嘻向着我，立在一堆蓆葉之旁。

三

明年正月，我將重到海裏去的一天早晨，

我在園裏澆花，她和往日這時一樣，從她家裏，提着一籃青菜，跑進我家後門，——菜上放着的今天是兩條鯽魚。

我對她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你看這滿牆的月季，一角的茶藤，靈壁村中的花呀，這裏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你來做花王罷。姊姊，你嫁了我罷。」

她微微地無聲一笑，說道：「戀戀舊居的鳥兒未忍遷往別枝呢。」

四

冬天回來。我先跑到山底西邊，紅橋旁邊，門臨流水的她家。一個十四五歲的兒童正在庭前遊戲。

「姊姊呢？」

「在你家還沒回來。她每天都要下午才回來的。」

忽聞窗裏發出一聲粗而弱的嘎嘎的呻吟。「誰呀？」

「這是姨姨，江南的姨姨。（姨姨即姨母）自從母親死後，我們未到達裏之前，我同姊姊都是在那裏依靠姨姨過活的。這幾年，她孤零零一個人在病了。屢江南次寄信來，說要到這邊來，於是我們都歡喜地望著了。姊姊常說，姨姨是一棵綠葉扶疏的梧桐，我倆是巢於其中的小鳥，梧桐有一日活着，我倆都未忍遷往

別枝呢。但是我們年年蓋着，年年都不見她來。有時姊姊和我到江邊去，看從江南一搖一擺游來的帆船，也都不見姨姨底影子。今年四月，姊姊等待不過，終歸到江南去，親自把她接回來了。」

五

第三年冬天回來，在從鎮上到我家的路上。看見她在前面跑，白的鞋子，髻上白的繩子。

「莫不是她的姨姨死了麼？」

途中我又對牠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在以前我講給你聽的故事裏，婉兒必須等到鐵郎從海裏回來之後才肯依他。如

今鐵郎回來了，不再到海裏去了。姊姊，你嫁了我罷。」

她又是無聲一笑。雖然依舊無聲，可是這回那展拓的忽然紅暈的笑容明明是她心中澎湃的血潮開的呢。

六

跑到家裏，老母還是駝背坐著；屏條微微的波顛，似乎記得前年的擺動；臘梅還立在桌上四顧，雖然不是去年的了。

在我住的一間房裏，本當是空空的，如今乃有白的帳子，紫的粉紅布的被褥，金黃漆的衣箱，亮瑩瑩的明鏡，放着針，線，剪，尺末裝底的鞋幫的小桌。牆上

還有一架大的半身的像片，是……是蒼
的水手衣裳的我！

正愉快間，門閉的一聲開了，藍布衣褶的
她拿着一杯茶，一半低着頭兒，輕悄悄
地走進來了。

——詩。

河 邊

河邊上來了一個婦人，
攜着一個六七歲的孩子，
孩子拿着一大把菊花，
新鮮的顏色，
和蘋果般的小臉掩映着。
孩子慢慢地唱道：

現代新詩畫

「今天是佳節呀，姑姑，
你却睡在醫院的窗下。

我同娘特來看你。

說得盡的安慰，

我們都說過了。

說不盡的安慰我們都放在菊花底心裏

了。

菊花呀，

我們去後。

你把我們付託於你們的安慰，

和着你們的香氣。

一縷縷吐出來給與我的姑姑呀。」

骨牌式的渡船，

把他僑渡到河中間了。

她坐在船中央的板上，

孩子捧着一大把菊花立着。

花底新鮮的顏色，

和蘋果般的小臉掩映着。

「寶貝，歌呢？」

於是孩子又慢慢地歌道：

「今天是佳節呀，姑姑，

你却睡在醫院底廊下。

從河底那邊，

我同姨特地坐船來看你。

說得盡的安慰，

我們都說過了。

說不盡的安慰我們都放在菊花底心裏

了。

菊花呀，

我們去後，

你把我們付託於你們的安慰，

和着你們的香氣，

一縷縷吐出來陪伴我的姑姑呀。」

姊弟之歌

姊姊，

每天媽媽領我們在園中頑耍的時候，

我們姊姊妹妹，

弟弟哥哥，

唱的唱，

歌的歌，

這時候爲什麼爹爹總不回來呀？

等到他半夜裏敲門回來，

媽媽和我們大家。

又都在牀上睡着了。

但是每天媽媽領我們的園中頑耍的時候，

爲什麼爹爹總不回來呀？

唉，你爲什麼不抬頭看看天上呢？

每天夜裏，

月亮領了一天的星兒出來的時候，

金黃的太陽到那裏去了？

等到他一步一步從東方出來，

現代新詩選

天上亮晶晶的媽媽。

和她的那些寶寶，

不是又到了什麼羅帳似的白雲邊睡着了

麼？

唉，你爲什麼不抬頭看看天上呢？

水 手

一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兩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二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她的青布衣裳。

竹

幾千竿竹子，

擁擠着立在一方田裏，

碧青的，

鮮綠的，——

這是生命底光，

青春底吻所留的潤澤呀。

他們自自在在地隨風搖擺着，

輕輕巧巧地互相安慰撫摩着，

各把肩上一片片的日光，

相與推讓移卸着。

這不又是從和諧的生活裏，

流出來的無聲的音樂麼？

宗白華

築室

我築室在海墮上：

紫霞作簾幕，

紅日爲孤燈。

白雲與我語，

碧月照我行。

黃昏倚坐青石下，

藍空捲來海潮音！

我 們

我們並立天河下。

人間已落沉睡裏。

天上的曾星，

映在我們的兩心裏。

我們握着手，看着天，不語。

一個神秘的微顫，

經過我們兩心深處。

詩

啊，詩從何處尋？

現代新詩選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裏，飄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

梁宗岱

失 望

明媚的清晨，

我把口琴兒嗚嗚地吹。

金絲鳥聽見了，

以為是他的伴侶；

飛來窗前啾啾的竹林上探望，

便又失望地飛去了。

八五

黑蝴蝶聽見了，
以爲是蜜蜂採花的嗡嗡聲；
從窗前的蒼幽的竹林飛過來，
便又失望地飛去了。

失望的朋友們呵！
怎的我不是你的伴侶？

散 後

幽夢裏我和伊並肩默默的佇立，
在月明如洗的園中，
聽蒼蒼滴着香露，
清月顯着銀波。

一九三二，三。

晚 禱

——呈敏慧

我獨自地站在籬邊。

主呵，在這暮靄底茫昧中，
溫軟的影兒恬靜地來去，

牧羊兒正開始他野薔薇底幽夢。

我獨自地站在這裏，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熱的從前，

癡妄地採擷世界底花朵。

我只含淚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紅

給春暮闌珊的東風

不經意地吹到我底面前：
虔誠地輕語地，
在黃昏星熾憐底溫光中，
完成我感恩底晚禱。

一九二四，六，一。

選自晚禱

何植三

夏日農村雜句

二

青青的田禾裏，
遮着綠蔭，
浮出啾啾的小鴨。

六

現代新詩選

放著送飯去的籃，
徘徊竹籬間，
捉蜻蜓的兒童呵。

農村的戀歌

一

風車的兜裏，
有碗桂圓的湯，
請喝喝罷！
早稻要割了，
挑起擔來，
可不是要酸了腰骨。

二

妹是鮮花，

伊是樂生，

教我怎的不愛你？

原注：生，俗字，讀如莊。樹木老根，

俗稱樂生。

七

咳嗽一聲吧！

從後牆來；

他要到板裏去睡的，

婆婆是雙的，

放心的來吧。

采野菜的女孩

伊采好了滿籃的野菜，

又摘了一把草紫的花兒；

細細的做成花球，

簪在亂鬆鬆的髮上；

伊攜了籃兒，

匆匆的回到家中；

放下了籃兒，

去望鏡中簪草紫花的伊。

焦菊隱

母親的病

夜在沈沈睡了的時節，母親從呻吟中驚醒

了。

小妹妹正跪在花牀上，向無際間默默地祈

語，阿姑也含着眼淚爲病的安琪祝福。

這可親愛的仁慈的靈魂，在夜正沈沈睡了

的時節，從呻吟中輕輕驚醒。她問：「我的孩子還沒有睡麼？夜深了！」在她牀前展開緊鎖了的雙眉，安安靜靜地答道：「母親，你的孩子已經睡了。」他於是才又慢慢合上慈愛的惦念，未辨出我仍立在他病中昏亂的前邊。

我於是暗暗地爲她祝福。

我的心滴染了母親病中的心愛之血液，滿載了感恩、愛和安慰，如盛開了的一朵紅玫瑰。

夜正沈沈地睡了。

銀夜

清幽的銀夜，似秋霜勻染了灰藍的風景。寒

鴉在疎朧的樹梢正呻吟着林邊的囁語。

當我從溫暖的家鄉乘了金馬到此冰園的時候是爲着我的龍鍾的叔父；他在月下迎我下了檀香鞍座，遞給我一盃橄欖香茶。那夜是芬芳快意；月亮正懸在偏東。

當我送我叔父到願望的家土去時，我替他披上銀斗篷，帶上玉煙壺；月亮的白臉正映着他的白鬚。那夜是依戀不爽，月亮正懸在正中。

今夜，月亮偏西的時候，從寒鴉的口裏知道以前儘是迷夢。不能再期會的叔父的銀白髮鬚不在了，而銀白的月亮還是亮得如水。

涼風抹過水面，

划船的老人低着頭兒想了，

流着淚兒，

盡力掉着槳兒，

水花四濺起，

他撒却他底悲哀了！

坐在磐石上浣衣的少婦，

依稀看着溪岸柳絲底影，

伊停着工作哭了。

忽又快手地舉起木杵，

盡力搗那情哥底衫，

水花四濺起，

伊也撒却伊底悲哀了！

現代新詩選

頹唐的青年，

讓年輕的姑娘只管斟着酒，

一杯一杯地盡情地飲了。

飲到面紅耳熱的醉時，

就伏在那人兒底肩上，

嗚嗚咽咽大哭一場，

他也撒却他底悲哀了！

杭州，一九二二，三，八。

離家

我底衫袖破了。

我母親坐着替我補綴。

伊針針引着紗線，

卻將伊底悲苦也縫了進去。

九一

我底頭髮大散亂了，
姊姊說這樣出外去不大好看，
也要弄人家底討厭；
伊拿了頭梳來替我梳理，
後來却也將伊底悲苦梳了進去。

我們離家上了旅路，
走到夕陽傍山紅的時候，
哥哥說我走得太遲遲了，
將要走不盡預定的行程；
他伸手牽着我走。

但他底悲苦，
又從他微微顫跳的手掌心傳給我了。
現在，就是碧草紅雲的現在呵！

離家已有六百多里路。

母親底悲苦，從衣縫裏出來；
姊姊底悲苦，從頭髮裏出來；
哥哥底悲苦，從手掌心裏出來；
他們結成一個縝密的悲苦的網，
將我整個網着在那兒了！

杭州，一九二二，三，一。

選自湖畔

若迦夜歌

三月六晨

妹妹呀，當我像野鹿一般，
奔向那森林裏來會你，
無論是會着或會不着，

我歸來即狂寫我底詩。

會着了你的歸來，

我就把你底油髮，把你底香唇，

渲染在我底詩裏；

會不着你的歸來，

我就把我底淚，我底憂慮，

綴繫在詩裏，跳躍在詩裏。

妹妹，我們底愛，

是有缺陷的完全，

所以我想，將這些詩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不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

三月八晚途中

上午曠霧漫天，

我夢想故鄉在霧中，

夢想我母親在霧中，

夢想我情人在霧中。

下午細雨微微，

我夢想我故鄉在雨裏；

雨的故鄉裏，是住着。

我母親和我情人。

明天呵，我願光明的天宇下，

故鄉的鄉南，喬仰着一樣。

蒼老的高松，——那是我母親；

在那高松底蔭陰下，開放着

我那羞怯的花蕾——那是我底妹妹。

三月二十七朝

我靜思冥想，

我生前，你心是我底墳墓，

我死後，你心也是我底墳墓，

你髮呀，就是我底墓草。

說不盡的思戀，

走不盡思路底蜿蜒；

妹妹呀，遠離戀人的旅客，

是如何如何的日長夜長呀！

把我手指當做一把鋤，

盡力鋤我頭頂的荒地，

那是思念得莫奈何了，

狂亂梳掠我紛披的頭髮。

夜來了，我就狂跑，

茶店裏去吃茶，酒店裏去吃酒，

但不幸，在一般無聊的伴侶底中間，

又望見你底明眼來了！

靜靜的坐在牆角的藤椅上，

放眼在圖底黑暗的四圍：

這是如何的一幅美麗的圖畫啊；

一對兒女，便抱在夜色裏！

獨自的出去，又獨自的歸來。

數盡路上的石塊，也拔盡。

坐旁的迷迷的春草，

這是如何的倦人呀，妹妹！

馮雪峯

落花

片片的落花，儘隨著流水流去。

流水呀！

你好好地流罷。

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

請給幾片我底媽；——

戴在伊底頭上，

於是伊底白頭髮可以遮了一些了。

請給幾片我底姊！——

貼在伊底兩耳旁，

也許伊照鏡時可以開個青春的笑呵。

還請你給幾片那人兒；——

那人兒你認識麼？

伊底臉上是時常有淚的。

杭州，一九三二，三，一

清明日

清明日，

我沉沉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門上的柳枝下，

彷彿地看見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杭州，一九二二年，清明日。

春的歌

二

東邊太陽西邊雨。

鷓鴣喚得更急了；

遙望你底家在朝霧的山下，

攀了楊柳，捏了一把柳淚。

還自湖畔

應修人

悔 煞

悔煞許他出去；

悔不跟他出去。

等這許多時還不來；

問過許多處都不在。

西湖，一九二二，四，三。

溫靜的綠情

也是染着溫靜的綠情的，

那綠樹濃蔭裏流出來的鳥歌聲。

鳥兒樹裏曼吟；

鴨兒水塘邊徘徊；

鴨兒水塘邊徘徊；

狗兒在門口擦眼睛；
小貓兒窗門口打瞌睡。

人呢？——

還是去鋤旱田了，
還是在炊早飯呢？

蒲花架綠葉裏一閃一閃的，
原來是來偷露水吃的！
紅紅的小蜻蜓！

野 睡

岸草半黃而蕙花肯舞；
西風冷冷了秋陽是暖的。
悠閑的綠水引我來，

現代新詩選

恬爽的草路留我睡。

你看俯下碧天了，

溫溫地伊將要抱我了！

淡淡兒的雲輕輕飛……

我是雲底尾，

我也輕輕飛去……

妹妹你是水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清溪裏的水。

無愁地鎮日流，

率真地常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歸路了。

九七

妹妹你是水——

你是溫泉內的水。

我底心兒他儘是愛游泳，

我想撈回來，

燙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裏的水。

借荷葉船兒，

借荷梗篙兒，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處來！

徐玉諾

選自春的歌集

雜詩

九八

提起筆寫了句「兩地相思」，

苦思不知怎麼寫，

少不得又把筆放起。

桂花不惜她那小身分，

止不住一陣陣放香，

鬧得我無法對付：

麻雀兒又在那小枝上唧唧啾啾

笑得我紅漲了臉皮。

愛人喲！

不知道是你使我不得不念，

也不知道是我要念你。

還漾着微笑的腦筋，

輕輕跳過門限的兩足，

一次模倣，

一陣思念，

一陣思念，

一次模倣，

只落得孤孤零零，

無限無聊。

一念

給她寫在信裏。

擡頭看時，

麻雀飛去了，

風起了，

桂花只是一株樹，

現代新詩選

黃沙乾涸在筆尖上。

章衣萍

無字的信

我寫了半天的信，

仍舊是一張白紙。

我有滿腦悲酸的話，

只是寫不出一個悲酸的字。

我寫了半天的信，

仍舊是一張白紙。

我那滿腦的悲酸的話，

却變成滿眼的悲酸的淚。

九九

我寫成一封無字的信，
洒上幾滴悲酸的淚。
我拿出一個無字的信封，
用淚珠把牠珍重封起。

這是一封無字的信——
這信中的意思無人懂得！
把牠寄給我心愛的情人，
牠的淚珠自然會把信中的意思看出！

趙景深

牛頭洲之黃昏

偏生要這般散漫：
來到江邊，坐下小船，

渡過湘江對岸，
我們三個在這一帶長堤，
要尋個偏，尋那仙山。

仙山？仙山？仙山在此間。
綠草嬌聲兒呼喚，
呼喚我們睡眠。
精神非常疲倦，
躺下來仰看那淡藍的天。

藍天，藍天，藍到嶺麓邊，
顏色漸漸變淡，
引誘我們睡眠。

偏不睡眠，偏，偏偏要看。

遠遠，夕陽單薄的崑崙山，

飛鳥往還，盤旋，

在那黑簇簇的樹叢間。

樹間，樹間，一顆樹在我眼前。

他就在那澄黃的湘江畔，

威赫着玉立仙山邊。

這般晚，綠色依然鮮明照眼，

抽芽的氣息新鮮。

新鮮，新鮮，我們三個已失去遮欄。

灰黃的陽光將牠的魔力佈過，

現代新詩選

我不得不得倦，渾身癱軟；

轟轟的鳥語將他們的歌聲佈散，

我不得不得倦，渾身癱軟，

倦，倦，倦，惺忪倦眼，

此身已覺飄飄然，

隨着腳底的湘江浮泛，

一任他飄到洞庭，飄過長江，

飄過太平洋，飄到九天，

飄他個幾百幾千年，

將那天上人間的好景飽看一個遍。

第二期

郭沫若

晨 安

一

晨安！常動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恍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詩一樣湧着的白雲呀！

晨安！平勻明直的絲雨呀！詩語呀！

晨安！情熱一樣擦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靈魂的晨風呀！

晨風呀！你請把我的聲音傳到四方去罷！

二

晨安！我年青的祖國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蕩蕩的南方的揚子江呀！

晨安！我凍結着的北方的黃河呀！

黃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塊早早融化呀！

晨安！萬里長城呀！

啊啊！雪的曠野呀！

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羅斯呀！

晨安！我所敬畏的 Pioneer 呀！

三

晨安！雪的帕米爾呀！

晨安！雪的喜瑪拉雅呀！

晨安！Bengal 的泰果爾翁 (The Gore) 呀！

晨安！自然學園裏的學友們呀！

晨安！恆河呀！恆河裏面流蕩着的靈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紅海呀！蘇彝士的運河

呀！

晨安！尼羅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在一個炸彈上飛行着的 D'Annunzio

呀！

晨安！你坐在 Pantheon 前面的「沈思者」

呀！

晨安！半工半讀團的學友們呀！

晨安！比利時呀！比利時的遺民呀！

晨安！愛爾蘭呀！愛爾蘭的詩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四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陸呀！

晨安！華威頓的墓呀！林肯的墓呀！ Whitman

的墓呀！

啊啊！恢鐵莽呀！恢鐵莽呀！太平洋一樣

的恢鐵莽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諸島呀！太

平洋上的扶桑呀！

扶桑呀！扶桑呀！還在夢裏裏着的扶桑呀

！

醒呀！Mornee 呀！

快來享受這千載的晨光呀！

（選自沫若詩集）

光 海

無限的大自然，

簡直成了一個光海了！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

到處都是詩：

到處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陽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翡翠一樣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們手招；

銀箔一樣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們擁抱。

我們來了。

你快擁抱！

我們要在你懷兒的當中，

洗個光之澡！

一羣小學的兒童，

正在沙中跳躍：

你撒一把沙，

我還一聲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搥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舊我了。

十五年前的舊我呀，

也還是這麼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樂山下的高卜。

至樂山下的母校呀！

你懷兒中的沙場，我的搖籃，

可也還是這麼光耀？

唉！我有個心愛的同窗，

聽說今年死了！

現代新詩選

我契己的心友呀！

你蒲柳一樣的風姿，

還在我眼底留連；

你解放了的靈魂，

可也是在我身旁歡笑？

你靈肉解體的時分，

念到你海外的知交，

你流了眼淚多少？……

哦，那個玲瓏的石造的燈樓，

正在海上光照，

阿和要我登，

我們登上了。

哦，山在那兒燃燒，

銀在波中舞蹈，

一隻隻的帆船，

好像是在鏡中跑，

哦，白雲也在鏡中跑，

這不是個呀？生命底寫照！

阿和，那兒是青天？

他指着頭上的蒼昊。

阿和，那兒是大地？

他指着海中的洲島。

阿和，那兒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隻飛鳥。

哦哈，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要同白雲比飛，

我要同明帆賽跑。

你看我們那個飛得多？

你看我們那個跑得好？

太陽禮讚

青沈沈的大海，波濤涵湧着，潮向東方？

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新生的太陽

天海中的雲島都已笑得來火一樣地鮮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礙一概剷平！

出現了的！出現了的！耿晶晶地白灼的圓光！

從我兩眸中有無限道的金絲向着太陽放，

太陽的！我背立在大海邊頭緊觀着你。

太陽的！你不把我照得個透明，我不回去

！

太陽的！你請永遠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

轉！

太陽的！我眼光背開了你時，四面都是黑

暗！

太陽的！你請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鮮紅的愈流！

太陽的！你請把我全部的詩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漚！

太陽的！我心海中的雲島也已笑得來火一樣地鮮明了！

太陽的！你請永遠傾聽着，傾聽着，我心海中的怒濤！

洪水時代

一

我望着那月下海波，
想到了上古時代的洪水，
想到了一個浪漫的奇觀，
使我的中心如醉。

那時節茫茫的大地之上，
匯成了一片汪洋；

只剩下幾朵荒山，
好像是海洲一樣。

那時節；魚在山腰遊戲，
樹在水中飄搖，
孑遺的人類，

全都逃避在山椒。

二

我看見，塗山之上。
徘徊着兩個女郎：

一個抱着初生的嬰兒，
一個扶着抱兒的來往。

她們頭上的散髮，
她們身上的白衣，
同在月下迷離，
同在風下飄舉。

抱兒的，對着皎皎的月輪？

歌唱出清越的高音；

月兒在分外揚輝，

四山都生起了回應。

三

等待行人令不歸，

滔滔洪水令幾時消退？

不見淨土令已滿十年，

不見行人令已滿周歲。

兒生在抱令兒愛號陶，

不見行人令我心寂寥。

夜不能寐令在此徘徊，

行人何處令今宵？——

現代新詩選

唉，消去罷，洪水呀！

歸來罷，我的愛人呀！

你若不肯早歸來，

我願成爲那水底的魚蝦，

四

遠遠有二人的英雄，

乘在雙獨木舟上，

他們是椎髻，裸身，

在和激蕩着潮流接仗。

伯益在舟前撐篙，

后稷在舟後搖橈，

夏禹手執斧斤，
立在舟之中腰。

他有時在斫伐林樹，
她有時在開鑿山岩。

他們在奮勇替原人的力威，
想把地上的狂濤驅回大海！

五

伯益道：『好悲切的歌聲！
那怕是塗山上的夫人？』
后稷道：『我們搖船去罷，
去安慰她耿耿的憂心！』

夏禹，只把手中的斤斧暫停，
笑說道：『那只是虛無的幻影！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還有甚麼個私有的家庭。

我的手要胼到心，
我的脚要胼到頂，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蒼生？』

六

哦，皎皎的月輪，
早被稠雲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閉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剛毅的精神，
好像是近代的勞工。

你偉大的開拓者呀，
你永遠是人類的誇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呀，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十年，十二月，八日作。

原註：此詩出典見呂氏春秋，『夏季紀

，音初篇。』篇中有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此外尚書『咎繇謨』據（今文尚書）有『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數語。禹父治水九年不成，禹娶後三日而出，迄啓呱呱墜地時嘗已一年，故上有，『不見渚土令已滿十年』之語，非係杜撰也。

電火光中

一 懷古——Pekin湖畔之蘇子卿

電燈已着了光，

我的心兒卻怎麼幽暗着？

我一人在市中徐行，

恍惚地想到了滿朝底蘇武。

我想像他披着一件白羊裘，

靴巾覆首，氍毹，氍毹，

獨立在蒼茫無際的西比亞荒原當中，

背後有雪潮一樣的羊羣隨着。

我想像他在個孟春底黃昏時分，

正待歸返穹廬，

背景中貝加爾湖上的冰濤，

與天際底白雲波連山豎，

我想像他向着東行，

遙遙地正望南翹首；

眼眸中含蓄着無限的悲哀，

又好像猶有一毫的希望燃着。

二 觀畫——Millet「牧羊少女」

電燈已着了光，

我的心兒還是這麼幽暗着！

我想像着蘇典屬底鄉思，

我步進了街頭底一家畫賈。

我賞玩了一回四林湖畔底風光，

我又在加里弗尼亞州觀望瀑布……

哦，好一幅理想的畫圖！理想以上的畫圖！

我好像是在聽你的 *Symphonie*。

南風

南風自海上吹來，
松柏中斜擲出幾株烟霧。
三五白帕蒙頭的青衣女人，
殷勤勤地在焚掃針黹。

好幅典雅的畫圖，
引誘着我的步兒延佇，
令我回想到人類的幼年，
那恬淡無爲的太古。

新月

小小的嬰兒，

坐在簷前歡喜，

拍打着兩兩的手兒，

又伸伸着向天空指指。

夕陽的返照，

還淡淡地暈着微紅，

原來是黃金的月鏡，

業已現在西空。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遠望去，只見得白茫茫一片幽光，

聽不出絲毫的濤聲波語。

哦，太空！怎麼那樣的高超，自由，雄

渾，清寧！

！

畫中的人！你可便是蘇武胡婦麼？胡婦！

一個野花爛綫的碧綠的大平原；

在我面前展放着。

平原中也有一羣歸羊，

牧羊的人！你可便是蘇武胡婦麼？胡婦！

你手持着的羊杖，

可便是他脫了旌的漢節麼？胡婦！

背景中好像有一帶迷芒的水光，

可便是貝加爾湖，北海麼？胡婦！

三 讚像——Beethoven 底肖像

電燈已着了光，

我的心兒也已這麼光燦着！

我望着那彌雷底畫圖，

我又在 Cosmos Pictures 中尋檢着！

聖母，耶穌底頭，抱破瓶的少女……

在我面前翩舞。

哦，悲多汶！悲多汶！

我怎麼却把你來尋着！

你亂髮蓬蓬，力泉流着！

你白領高張，雪濤湧着！

你額如獅，眼如虎！

你好像是「大宇宙意志」底具體表着！

你右手持着鉛筆，左手持着音譜。

你筆尖頭上正在傾洒「音之雨。」

悲多汶呀！你可在聽些甚麼？

無數的明星正圓睜着他們的眼兒，
在眺望這美麗的夜景。

十里松林中無數的古松，

盡高擎着他們的手兒沉默着在讚美天宇。

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慄，

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慄。

「蜜桑索羅普」之夜歌

無邊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瀾！

上有星漢濕波，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著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啊，我與其學做個淚珠的鮫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淚偷生，

寧在這縹渺的銀輝之中，

就好像那個墜落了的星辰，

曳着帶幻滅的美光，

向着「無窮」長殞！

前進！……前進！

莫辜負了前面的那輪月明！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三日。

霽 月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灣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還滴着黃昏時分的新雨。

雲母面鋪就了般的白楊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導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邊徐行，

一陣陣的暗香和我親吻。

我身上覺着輕寒

你偏那樣地雪衣重裹，

你團團無缺的明月哟，

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樣地霧帷深鎖。

你淵默無聲的銀海哟！

請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

天上的街市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淡淡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閑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一九二一年，一〇月，二四日。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現代新詩選

長夜縱使漫漫，
終有時辰會旦；
焦灼的羣星之眼矚，
你們不會葉穿。

在這墨暗如漆之中
太陽依舊在轉徙，
他在砥礪他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

太陽雖只一輪，
他不會自傷孤獨，
他蘊含着滿腔的熱誠

要把萬靈點活。

轟轟的龍車之音

已離黎明不遠，

太陽啣，我們的師弟，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一九二三，五，一二。

瓶

第六首

星向天邊墜了，

石向海底沉了，

信向他心殞了。

春雨灑上流沙，

輕煙散入雲霞，

沙彌禮讚菩薩。

是薔薇尚未抽芽？

是青梅花被葉遮？

是幽蘭自賞芳華？

有鳩不可遽飲，

有有不可遽冷，

有夢不可遽醒！

我望郵差加勤，

我望日脚加緊，
等到明天再等。

第十六首

春鶯曲

姑娘呀，啊，姑娘，
你真是慧心的姑娘！

你贈我這枝梅花
這樣的豔紅呀，清香！

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頭？
這清香敵賽過百盞春酒。

現代新詩集

這清香戰顛了我的詩喉。

啊，姑娘呀；你便是這花中魁首，
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你的靈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我想——呀，但又不敢動口。

啊，姑娘呀，我是死也甘休，
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啊，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我要把這枝花吞進心頭！

在那時，啊，姑娘呀，

請把我運到你西湖邊上，

或者是葬在靈墓，

或者是放鶴亭旁。

在那時梅花在我的屍中

會結成五個梅子，

梅子再進成梅林，

啊，我真是永遠不死！

在那時，啊，姑娘，

你請提着琴來，

我要應着你繚繞的琴音，

盡量地把梅花亂開！

在那時，有識趣的春風，

把梅花吹集成一座花塚，

你便和你的提琴，

永遠彈弄在我的花中。

在那時，過字都是幽香，

過字都是清響，

我們兩藏在暗中，

黃鶯兒飛來欣賞。

黃鶯兒唱着歡歌，

歌聲是讚揚你我，

我便在花中暗笑，
你便在琴上相和，

（鶯鶯歌）

『前幾年有位姑娘，
興來時到靈峯去過，
靈峯上開滿了梅花，
她摘了花兒五朵。』

她把花穿在針上，
寄給了一位詩人，
那詩人真是癡心，
吞了花便丟了性命。

現代新詩選

自從那詩人死後，
經過了幾度春秋，
他屍骸葬在靈峯，
又迸成一座梅叢。

那姑娘到了春來，
來到他墓前弔掃，
梅上已綴着花苞，
墓上還未生春草。
那姑娘站在墓前，
把提琴彈了幾聲，
剛好彈了幾聲，

梅花兒都已破綻。

清香在樹上飄颻，
琴絃在樹下鏗鏘，
忽然間一陣狂風，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風過後一片殘紅，
把孤坟化成了花塚，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琴卻在塚中彈弄。」

(尾聲)

啊，我真個有那樣的時辰，

我此時得想死去，

你如能恕我的癡求，

你請快來呀收殮我的遺屍！

怨

殘詩

怨誰？怨誰？這不是青天裏打雷？

關着，鎖上；趕明兒瓷花磚上堆灰！

別瞧這白石台階兒光滑，趕明兒，唉，

石縫裏長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裏養着魚，真鳳尾，

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喂？

要不了三五天準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讓冰分兒壓一個扁！

頂可憐是那幾個紅嘴綠毛的鸚哥，
讓娘教得頂乖，會跟着洞簫唱歌，
真嬌養慣，喂食一遲，就叫人名兒罵，
現在，你叫去！就剩空院子給你答話！……

石虎胡同七號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落漾着無限溫柔：
善笑的藤蘿，袒酥懷任團團的柿葉綉繡，
百尺的槐翁，在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攬，
黃狗在籬邊，守候睡熟的珀兒，他的小友，
小雀兒新製求婚的豔曲，在媚唱無休——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翠，
小娃獨坐在殘闌的胸前，聽隔院蛩鳴
一片化不盡的雨雲，條展在老槐樹頂，
掠簷前作圓形的舞旋，是蝙蝠，還是蜻蜒，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嚼着一聲奈何；
奈何在暴雨時，雨捶下攜爛鮮紅無數，
奈何在新秋時，未凋的青葉惆悵地辭樹，
奈何在深夜裏，月兒乘雲艇歸去，西牆已
度，

遠巷薙算的樂音，一陣陣被冷風吹過——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唱着一聲奈何。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雨後的黃昏，滿院只芙蓉，清香與涼風，
大量的賽翁，巨擘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兩斤，杯底喝盡，滿懷酒歡，滿面
酒紅，

連珠的笑響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

有如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裏，偃臥在長梗
的，雜亂的叢草裏，聽初夏第一聲的鷓

鴉，從天邊直響入雲中，從雲中又迴響
到天邊；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裏，月光溫柔的手指，
輕輕的撫摩着一顆顆熱傷了的砂礫，在
絨絨般軟滑的熱帶的空氣裏，聽一個駱
駝的鈴聲，輕靈的，輕靈的，在遠處響
着，近了，近了，又遠了……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裏，大膽的黃昏星，
獨自臨滿着陽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與
野樹默默的祈禱着，聽一個瞎子，手扶
着一個幼童，錯的一響算命錘，在這黑
沈沈的世界裏回響着；

有如在大海裏的一塊礁石上，浪濤像猛虎

般的狂撲着，天空緊緊的纏着黑雲的厚幕，聽大海向那威嚇着的風暴，低聲的，柔聲的，懺悔他一切的罪惡；

有如在喜馬拉雅的頂巔，聽天外的風，追趕着天外的急步聲，在無數雷亮的山壑間迴響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臺的幕背，聽空虛的笑聲，失望與痛苦的呼籲聲，殘殺與淫暴的狂歡聲，厭世與自殺的高歌聲，在生命的舞臺上合奏着；

我聽着了天宮寺的禮懺聲！

這是那裏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樂音在大殿裏，迂緩的，曼長的迴盪着，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合了，無事相反的色彩淨化了，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磬，諧音盤礴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這是那裏來的大和諧——星海裏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韻，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裏，在耳鬢邊，在官感裏，在心靈裏，在夢裏……

在夢裏，這一瞥間的顯示，青天，白水，綠草，慈母溫軟的胸懷，是故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翅羽，在無極中飛舞！

大圓覺處裏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礙的，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讚美呀，涅槃！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古羅馬的郊外有座墓園，

靜偃着百年前客場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土黑蓋的車輪，

又喧響在芳丹卜羅的青林邊。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爲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眞善美之表現，

爲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的永別人間？

現代新詩選

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裏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與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永抱着白朗磯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的驟感戀愛之莊嚴；

一二七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羅沿！

因情是慣不破的純晶，

愛是得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秘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的飛馳，

感動你在天日遙遠的靈魂？

我洒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的白蓮；

她入夢境了——

香爐裏裊起一縷碧煙。

她是眠熟了——

澗泉她抑了喧響的琴絃；

她在夢鄉了——

粉蝶兒，翠蝶兒，縱飛的歡戀。

停勻的呼吸：

清芬滲透了她的周遭的情氛；

有福的清氛

懷抱着，撫摩着，她纖纖的身形！

奢侈的光陰！

靜，沙沙的盡是閃亮的黃金，

平鋪着無垠——

波鱗間輕漾着光豔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給我披一件彩衣，啜一罇芳醴，

折一支靡花，

舞，在葡萄叢中，顛倒，昏迷。

看呀，美麗！

現代新詩選

三春的顏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陽裏的冰仙，鮮妍，芳菲！

夢底的幽秘，

挑逗着她的心——純潔的靈魂——

像一只蜂兒，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溫存。

童真的夢境！

靜默；休教驚斷了夢神的感歎；

抽一絲金絡

抽一絲銀絡，抽一絲晚霞的紫曠；

一二九

玉腕與金梭，

織縷似的精縵，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精闢，安琪兒的歌，安琪兒的舞。

可愛的梨渦，

解釋了處女的夢境的歡喜，

像一顆露珠，

顫動的，在荷盤中閃耀着晨曦！

落葉小唱

一陣聲響轉上了階沿

(我正挨近着夢鄉邊；)

這回準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這深夜！

一聲刺喉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緊著睡榻旁；)

這準是她來鬧着玩——你看

我偏不振息！

一個聲息貼近我的牀，

我說(一半是睡夢，一半是迷惘：)——

「你總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傷！」

一聲喟息落在我的枕邊

（我已入夢鄉裏留戀；）

「我負了你」你說——你的熱淚

燙著我的臉！

這音響惱著我的夢魂

（落葉在庭前舞，一陣，又一陣；）

夢完了，呵，回復清醒；惱人的——

卻只是秋聲！

康橋再會罷

康橋，再會罷；

我心頭成滿了別離的情緒，

你是我難得的知己，我當年

辭別家鄉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來一秋二秋，已過了四度

春秋，浪跡在海外，美土歐洲）

扶桑風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開拓我胸神意，

如今都變了夢裏的山河，

渺茫明滅，在我靈府的底裏；

我母親臨別的淚痕，她弱手

向波輪遠去送愛兒的中色，

海風鹹味，海鳥依戀的雅意，

盡是我記憶的珍藏。我每次

摩挲，總不免心酸淚落，便想

理德歸家，重向母懷中匍伏，

回復我天倫擊愛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勞苦，

多少犧牲，都祇是枉費無補，

我四載奔波，稱名求學，畢竟

在知識道上，採得幾莖花艸，

在真理山中，爬上幾個峯腰，

銷天妙樂，會否聞得，彩紅色，

可仍記得？——但我如何能回答？

我但自意擡高車快的文明，

不會將我的心靈污抹，今日

我對此古風古色，橋影藻密，

依後能坦胸相見，惺惺惜別。

康橋，再會罷！

你我相知雖遲，然這一年中

我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

在你嫵媚河身的兩岸，此後

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

狂盜的舊痕，尙留神底橋邊，

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幽嘆

音節，歌吟聲息，縷縷的雲紋

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戀意詩心，

讚頌穆靜騰輝的晚景，清晨

富麗的溫柔；聽！那和緩的鐘聲

解釋了新秋涼緒，放人別意，

我精魂騰耀，滿想化入音波，
震天徹地，彌蓋我愛的康橋，
如慈母之於睡兒，緩抱輕吻；
康橋！汝永爲我精神依戀之鄉！
此去身雖萬里，夢魂必常繞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風東指，
我亦必紆道西迴，瞻望顏色；
歸家後我母若問海外交好，
我必首數康橋；在汎清冬夜
蜡梅前，再細辨此日相與况味；
設如我星明有福，素願竟酬，
則來春物香時節，當復西航，
重來此地，再拾起詩針詩線，

纏我理想生命的鮮花，實現
年來夢境纏綿的銷魂蹤跡，
散香柔韻節，增媚河上風流；
故我別意雖深，我願望亦密，
昨宵明日照林，我已向傾吐
心胸的蘊積，今晨雨色淒清，
小鳥無歡，難道也爲是悵別
情深，累藤長艸茂，涕淚交零！
康橋！山中有黃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寶是情愛交感，卽使
山中金盡，天上星散，同情還
永遠是宇宙間不盡的黃金，

不昧的明星；賴你和悅寧靜
的環境，和聖潔歡樂的光陰，
我心我智，方始經爬梳洗滌，
靈苗隨春艸怒生，沐日月光輝，
鷓自然音樂，哺啜古今不朽

——強半汝親栽培——的文藝精英：

恍登萬丈高峯，猛回頭驚見
巽善美浩瀚的光華，覆翼在
人遺蠕動的下界，朗然照出
生命的經緯脈絡，血赤金黃，
盡是愛主戀神的辛勤手續；
康橋！你豈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數不勝數；最難忘

壽士德頓橋下的星燐爛熳，
彈舞殷勤，我常夜半憑闌干。
傾聽牧地黑野中倦牛夜嚼，
水艸間魚躍蟲噬，輕挑靜寞；
難忘春陽晚照，潑翻一海純金，
淹沒了寺塔鐘樓，長垣短樓，
千百家屋頂煙突，白水青山，
難忘茂林中老樹縱橫；巨幹上
黛薄茶清，卻教斜刺的朝霞，
抹上些微臙脂春意，忸怩神色；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澱的山形，攪出輕柔靡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難忘榆蔭中深宵清轉的詩禽，
一腔情熱，教玫瑰嘔淚點首，
滿天星環鏗幽吟，款住遠近
浪漫的夢魂，深深迷戀香境；
難忘村裏姑娘的腮紅頸白；
難忘屏城康河的垂柳婆娑；
婀娜的克萊亞，碩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盡數，縉之此地
人天妙合，雖微如寸芥殘垣，
亦不乏純美精神；流貫其間，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所謂
『通我血液，流我心臟，』有『鎮馴

現代新詩選

嬌鮐之功；』我此去雖歸鄉土，
而臨行悽悽，轉若離家赴遠；
康橋！我故里聞此，能弗怨汝
僭愛，然我自自謙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記好明春新楊梅
上市時節，盼望我含笑歸來。
再見罷，我愛的康橋！

選自志摩的詩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一三五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伶伶的在風前抒撒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乾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書寒倦，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甚麼是生命，甚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那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這下跳得多快；
再摸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
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別親我了；我受不住這烈火似的活，
這陣子我的靈魂就像是火磚上的
熟鐵，在愛的鎚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飛灑……我暈了，抱着我，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三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親我，搖我，纏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風走，
隨他領着我，天堂，地獄，那兒都成，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裏，這愛中心的死，不強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麼，不成雙就不是完全的『愛死，』

現代新詩選

要飛昇也得兩對翅膀兒打夥，
進了天堂還不一樣的要照顧，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沒有我；
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說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
（雖則我不信，）像我這嬌嫩的花朵，
難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
那時候我喊你，你也聽不明白，——
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運，笑你懦怯的粗心？
這話也有理，那叫我怎麼辦呢？
活着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

一三七

我又不願你爲我犧牲你的前程……

唉！你說還是活著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嗎？——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

但這花，沒陽光曬，沒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兒焦萎，多可憐！

你不能忘我。愛，除了在你的心裏，

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等，

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

愛，你永远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

在這園裏，挨着草根，暗沈沈的飛，

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

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得見天，

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

但願你爲我多放光明，隔著夜，

隔著天，通著戀愛的靈犀一點……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靜冷翠山中，

呻吟語

我亦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

我亦願意忘卻了人間有憂愁，

像一隻沒掛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黃昏時跳躍；——

假如她清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渴望我的詩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渴望我的心池魚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問我閒暇的詩情？——

上帝！你一天不還她生命與自由！

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從睡夢中驚醒，深夜裏的琵琶！

是誰的悲思，

是誰的手指，

像一陣淒風，像一陣慘雨，像一陣落花，

在道夜深時時，

在這昏昏睡時，

現代新詩選

挑動着緊促的絞索，亂彈着宮商角徵，

和着這深夜，荒街，

柳梢頭有殘月掛，

阿，半輪的殘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頭戴一頂開花帽，

身上帶着鐵鏈條，

在光陰的道上瘋了似的跳，瘋了似的笑，

完了，他說，吹糊你的燈，

她在墳墓的那一邊等，

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

一 海韻

「女郎，單身的女郎，

你爲什麼留戀

這黃昏的海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回家我不回，

我愛這晚風吹；」——

在沙灘上，在琴寫裏，

有一個散髮的女郎——

徘徊，徘徊。

二

「女郎，散髮的女郎，

你爲什麼徬徨

在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聽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來和：」——

在星光下，在涼風裏，

輕盪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膽大的女郎！

那天邊扯起了黑幕，

這頃刻間有惡風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看我凌空舞，

學一個海鷗沒海波：」——

在夜色裏，在沙灘上，

急旋着一個苗條的身影，——

婆婆，婆婆。

四

「聽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獸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海波他不來吞我，

我愛這大海的顛簸！」

在潮聲裏，在波光裏，

阿，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

蹣跚，蹣跚。

五

現代新詩選

「女郎，在那裏，女郎？

在那裏，你嘩曉的歌聲，

在那裏，你窈窕的身影？

在那裏，阿，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沒了星輝，

這海邊再沒有光芒；

海潮沒了沙灘，

沙灘上再不見女郎，——

再不見女郎！

兩地想思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這彎彎的鉤多俏！

一四一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愛情，

這藍藍的夠多深！

那樣多是你的，我聽她說，

你再也不用疑惑；

給你這一團火，她的香唇，

還有她更熱的腰身！

誰說做人不該多吃點苦？——

吃到了底才有數。

這來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過！

她這時候，我想，正靠着窗，

手托着俊俏臉龐，

在想，一滴淚正掛在腮邊，

像露珠沾上草尖：

在半憂愁，半歡喜的預計

計算着我的歸期：

阿，一顆純潔的愛我的心，

那樣的專！那樣的真！

還不催快你跨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趕回家

去親你唯一的她！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前的昏迷，

那晚我不該喝那三杯酒，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該把自由隨手給扔，——

• 活該我今兒的悶！

他待我倒真是一片至誠，

像竹園裏的新筍，

不怕風吹，不怕雨打，一樣

他還是往上滋長；

他爲我吃盡了苦，就爲我

他今天還在奔波；——

我又沒有勇氣對他明講

我改變了我的心腸！

今晚月兒弓樣，到月圓時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愛，這來我真是難，

恨不能往地底鑽；

可是你，愛，永遠有我的心，

聽憑我是浮是沈：

他來時要抱，我就讓他抱，

（這葫蘆不破的好，）

但每回我讓他親——我的骨，

愛，親的是你的吻！

選自晴冷翠之一夜

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雲庵

蘆色作歌

我撿起一枝肥圓的葎梗，

在這秋月下的蘆田；

我試一試蘆笛的新聲，

在月下秋雪屋前。

這秋月是紛飛的碎玉，

蘆田是神仙的別殿。

我弄一弄蘆管的幽樂——

我映影在秋雪屋前。

我先吹我心中的歡喜——

清風吹露蘆管的酥胸；

我再弄我歡喜的心機——

蘆田中見萬點的飛螢。

我記起了我生平的惆悵，

中懷不禁一陣的淒迷，

笛韻中也聽出了新來淒涼——

近水間有斷續的蛙啼。

這時候蘆雪在明月下繡舞，

我暗地思量人生的奧妙，

我正想譜一折人生的新歌

阿，那蘆笛（碎了）再不成音調！

這秋月是繽紛的碎玉，

蘆田是仙家的別殿；

我弄一弄濾管的幽樂，——

我映影在秋窗處前。

我撿起一枝肥圓的蔗梗，

在這秋月下的蔥田；

我試一試蘆笛的新聲，

在月下的小靈庵前。

車 上

這一車上有各等的年歲，各色的人：

有出體的，有奶孩，有青年，有商，有兵；

也各有各的姿態：倚着的，躺着的，

張眼的，閉眼的，向窗外黑暗凝着的。

車輪在鐵軌上碾出重複的響響，

天上沒有星點，一路不見一些燈亮；

只有車燈的幽輝照出旅客們的臉，

他們老的少的，一致聲訴旅程的疲倦。

這時候忽然從最幽闇的一角發出

歌聲：像是山泉，像是曉鳥，蜜甜，清越，

又像是荒漠裏點起了通天的明燦，

它那正直的金燄投射到遙遠的山沟。

她是一個小孩，歡欣播開了她的歌喉；

在這冥冥的旅程上，在這昏黃時候，

像是奔發的山泉，像是狂歡的曉鳥，

她唱，直唱得一車上滿是音樂的幽妙。

旅客們一箇又一箇的表示着驚異，
漸漸每一個臉上來了有光輝的驚喜：
買賣的，軍差的，老輩，少年，都是一樣，
那喫奶的嬰兒。也把它的小眼開張。

她唱，直唱得放途上到處點上光亮，
層雲裏翻出玲瓏的月和斗大的星

花朵，燦綠似的，在枝頭競賽着新樣，
那細弱的草根也在搖曳輕快的青螢！

在病中

我是在病中，這懶懶的倦臥，
看窗外雲天，聽木葉在風中……
是鳥語嗎？院中有陽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牆上爬着藤蘿，
有三五斑狸的，蒼的，在顫動。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啊西山！

太辜負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鬱，也有瓊：
黃昏時誰在聽白楊的哀怨？
誰在寒風裏賞歸鳥的翠噴？
有誰上山去漫步，靜悄悄，
去落葉林中檢三兩瓣菩提？

有誰去俗段上披拂着塵封，
在夜色裏辨認金碧的神容？

這病中心情：一瞬間的回憶，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過路，
透映在水紋間斑駁的雲翳；

又如陰影閃過虛白的轉隅，
瞥見時似有，轉眼又復消散；

又如縷縷炊煙，才燭裏，又斷……

又如暮天裏不成字的寒雁，

飛遠，更遠，化入遠山，化作烟！

又如在晝夜會飛星，一道光

碧銀銀的抹過，更不許端詳。

現代新詩選

又如蘭蕊的清芬偶爾飄過，
誰能留住這沒影踪的婀娜？

又如遠寺的鐘聲，隨風吹送，
在春宵，輕搖你半殘的春夢！

蘇 蘇

選自雲遊

蘇蘇是一個癡心的女子：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丰姿；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丰姿——

來一陣暴風雨，摧殘了她的身世。

這荒草地裏有她的墓碑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一四七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阿，這荒土裏化生了血染的薔薇！

那薔薇是癡心女的靈魂，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潤，

到黃昏時有晚風來溫存，

更有那長夜的慰安，看星斗縱橫。

你說這應分是她的平安？

但運命又叫無情的手來攀，

攀，攀盡了青條上的翠爛，——

可憐呵，綠藤她又遭一度的摧殘！

朱湘

搖籃歌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

一陣陣溫風拂上人身，

你瞧日光牠移的多慢，

你聽蜜蜂在窗子外哼：

睡呀，寶寶，

蜜蜂飛的真輕。

天上瞧不見一顆星星，

地上瞧不見一盞紅燈；

什麼聲音也都聽不到，

只有蚯蚓在天井裏吟：

睡呀，寶寶，

蚯蚓都停了聲。

一片片白雲天空上行，
像是些小船飄過湖心，
一刻兒起，一刻兒又沈，
搖着船艙裏安臥的人：

睡呀，寶寶，
你去跟那些雲。

不怕牠北風樹枝上鳴，
放下窗子來關起房門；
不怕牠結冰十分寒冷，
炭火生在那白銅的盆：

睡呀，寶寶，

現代新詩選

挨着炭火的溫。

小 河

白雲是我的家鄉，
松蓋是我的房簷。

父母，在地下，我與兄妹
並流入遠遠的平原。

我流過寬白的沙灘，
過竹橋有肩鋤的農人；
我流過俯巖的面下，
他聽我彈幽澗的石琴。

選自草莽集

有時我流的很慢，
那時我明鏡不殊，
輕舟是桃色的游雲，
舟子是披簑的小魚；
有時我流的很快，
有時我高興的低歌，
人聽到我走珠的吟聲，
人看見我起伏的胸波。
烈日下我不怕燥熱；
我頭上是柳陰的青帷；
曠野裏我不愁寂寞：

我耳邊是黃鶯的歌吹
我掙開霧縷的白被，
我披起紅縠的衣裳，
有時過一息輕風，
紗衣飛縷般閃光。
我有時夢裏上天，
伴着月姊的寂寞；
伊有水晶般的素心
吸我騰沸的愛潮。
姊妹低下頭微語：

「風姊送珠衣來了。」

兩岸上林語花吟，
讚我衣服的美好。

爲什麼薰姊矮了

伊低聲告訴我春歸。

有什麼我可以報答？

贈伊件嫩綠的新衣。

長柳絲輕扇荷風，

綠紗下我臥看雲天：

藍澄澄海裏無波，

徐飄過突兀的冰山。

現代新詩選

西風裏燕哥總別，

來生約止不住柳姊的凋喪。

剩疏疏幾根灰髮，

——雲鬢？我替伊送去了南方。

我流過四季，累了，

我的好友們又都已凋殘，

慈愛的地母憐我，

伊懷裏我擁白絮安眠。

選自夏天

答 夢

我爲什麼還不能放下？

二五

因為我現在漂流海中，
你的情好像一粒明星
垂顧我於澄靜的天空，
吸起我下沈的失望，
令我能勇敢的前向。

我為什麼還不能放下？
是你自家留下了愛情，
他趁我不自知的夢裏
頑童一樣搬演起戲文——
我真願長久在夢中，
好同你長久的相逢！

我為什麼還不能放下？
我們沒有撒手的辰光；
好像波圈越搖曳越大，
雖然堤岸能加以阻防，
湖邊柳仍然起微顫，
並且拂柔條吻水面。

情隨著時光增加熱度，
正如山的美隨遠增加；
棕櫚的綠陰更為可愛，
當流浪人度過了黃沙；
愛情呀，你替我回話，
我怎麼能把她放下？

葬 我

葬我在荷花池內，
耳邊有水絮拖聲，
在綠荷葉的燈上
螢火蟲時時時明——

葬我在馬纏花下，
永作着芬芳的夢——
葬我在泰山之巔，
風聲嗚咽過孤松——
不然，就燒我成灰，
投入氾濫的春江，

現代新詩選

十四，五，十九。

與落花一同漂去
無人知道的地方。

采蓮曲

小船呀輕飄，
楊柳呀風裏顛搖；
荷葉呀翠蓋，
荷花呀人樣嬌。
日落，
微波，
金絲閃動過小河。
左行，
右撐，

十四，二，二。

蓮舟上揚起歌聲。

茵蓆呀半開，

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

清淨呀不染塵埃。

溪間，

采蓮，

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

拍輕，

聲聲應答着歌聲。

藕心呀絲長，

蓮蓬呀水底深藏；

不見呀蘆蕩

絲多呀蛹裏中央？

溪頭

采藕，

女郎要采又更羞。

波沈，

波升，

波上抑揚着歌聲，

蓮蓬呀子多：

兩岸呀榴樹婆娑！

喜鵲呀說，

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

采蓮，

耳鬢邊暈着微紅。

風定，

風生，

風颯蕩漾着歌聲。

升了呀月鈞，

明了呀織女牽牛：

蓮霧呀拂水，

涼風呀飄去蓮舟。

現代新詩選

花芳

衣香

消溶入一片蒼茫；

時靜，

時鬧，

虛空裏轟着歌音。

有 憶

淡黃色的斜暉

轉眼中不留餘跡。

一切的擾攘皆停，

一切的喧囂皆息。

十四，十，二四。

入了夢的烏鴉

風來時偶發喉音；

和平的無聲晚汐，

已經淹沒了全城。

路燈亮着微紅，

蒼鷹飛下了城堞，

在暮煙的白被中

紫色的鐘山安歇。

寂寥的街巷內，

王侯大第的牆陰，

嚮的一聲竹筒響，

是賣元宵的老人。

還鄉

十四，五，十五。

一五六

一

暮秋的田野上照着斜陽，

長的人影移過路中央；

乾枯了的葉子風中歎息，

飄落在還鄉人舊的軍裝。

哇的一隻烏鴉飛過人頭；

鴉雛正在那邊樹上啣啄，

他們說是糞溫，食糧也有，

為何父親還在外面飄流？

金星與白煙向灶突上騰，
屋中響着一片菜的聲音，
飯的濃香噴出大門之外；
看着家的婦女正等歸人。

他的前頭走來一個牧童，
牽着水牛行過道路當中，
牧童聽見他時，一半害怕
一半好奇似的睜大雙瞳。

他想起當初的年少兒郎，
彎弓跑馬，正是豪氣揚揚；

他們投軍，一同去到關外，
都化成了白骨死在邊疆。

一個莊家在他身側過去，
面龐之上呈着一團樂趣；
聽見他的時候卻皺起眉，
怒敵視的眼光向他緊覷。

這也難怪，二十年前的他
聽見兵的時候不也咬牙？
好在明天裏面他就脫下，
脫下了軍服來重作莊家。

青色的遠峯間沈下太陽，
只有樹梢掛着一線紅光；
暮煙氾濫平了谷中，田上；
蟲的聲音叫得脖子心傷。

看哪，一棵白楊到了眼前，
一團土牆圍在樹的下邊；
雖說大門還是朝着他閉，
歡欣已經漲滿他的心田。

他想母親正在對着孤燈，
眼望燈花心念遠行的人；
父親正在瞧着茶葉的梗，

說是今天會有貴客登門。

他記起過門才半月的妻，
記起別離時候她的悲啼；
說不定她如今正在奇怪
爲何今天儘是跳着眼皮。

想到這裏時候一片心慌，
悲喜同時泛進他的胸膛，
他已經瞧不見眼前的路，
二十年的淚呀落下眼眶！

二

大門外的天光真正朦朧；

大門裏的人也真正從容，
剝啄，剝啄，任你敲的多響，
你的聲音只算敲進虛空。

一條狗在門內跟着高叫，
門越敲得響時狗也越鬧；
等到人在外面不再敲門，
裏邊的狗也就停止喧噪。

誰呀？裏邊一絲弱的聲浪
響出堂屋，如今正在階上。
誰呀？外邊是否投宿的人？
還是那位高鄰屈駕光降？

現代新詩選

娘呀，是我，並非投宿的人；
我們這貧窮那有高鄰？

（娘年老了，讓我高聲點說：）
我呀，我呀，我是娘的親生！

兒嗎？你出門了二十多年，
那裏還有活人存在世間？
哦，知道了，但娘窮苦的很，
那有力量給你多燒紙錢？

兒呀，自你當兵死在他鄉，
你的父親妻子跟着身亡；

一五九

兒呀，你們三個拋得我苦，
留我一人在這世上悲傷！

娘呀，我並不是已亡的人！

你該聽到剛才狗的叫聲，

我轉敲門牠也叫得越響；

慢悠悠的才是叫着鬼魂。

兒呀，不料你是活着歸來，

可憐媳婦當時吞錯火柴！

兒呀，雖然等到你回鄉里，

我的眼睛已經不得睜開！

讓我舉起手來摸你一摸——

爲何你的臉上瘦了許多？

兒呀，你聽夜風吹過枯草，

還不走進門來歇下奔波？

柴門外的天氣已經昏沉，

天空裏面不見月亮與星，

只是在朦朧的光亮之內

瞧見草兒掩着兩個荒墳。

十五，四，十一。

昭君出塞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趁着如今人馬不喧嘩，

只聽得蹄聲答答，
我想憑着切膚的指甲
彈出心裏的嗟呀。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這兒沒有青草發新芽，
也沒有花枝低亞；
在敦煌川前，燕支山下，
只有冰樹結瓊花。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我不敢瞧落日照平沙；
雁飛過暮雲之下，

現代新詩選

不能爲我傳達一句話
到烟霧外的人家。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記得當初被選入京華，
常對着南天悲咤；
那知道如今去朝遠嫁，
望昭陽又是天涯。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你瞧太陽落下了平沙，
夜風在荒野上發，
與一片馬嘶聲相應答，

遠方響動了胡茄。

殘 灰

炭火發出微紅的光芒，
一個老人獨坐在盆旁，
這堆將要熄滅的灰燼
在他的胸裏引起悲傷——

火灰一刻暗，

火灰一刻亮，

火灰暗亮着紅光。

童年之內，是在這盆旁，
靠在媽媽的懷抱中央，
栗子在盆上碾吧的響，

一個，一個，她刺給兒嘗——

媽那裏去了？

熱淚滿眼眶，

盆中顛搖着紅光，

到青年時，也是這盆旁，

一雙人影並映上高牆，

火光的紅暈與今一樣，

照見他同心愛的女郎——

竟此分手了，

她在天那方？

如今也對着火光？

到中年時，也是這盆旁，

白天裏面辛苦了一場，
眼巴巴的望到了晚上，
才能暖着火壺口黃湯——

妻子不在了，
兒女自家忙，
淚流瞧不見火光。

如今老了，還是這盆旁，
一個人伴影住在空房，
他趁着殘灰沒有全暗，
挑起炭火來想慰淒涼——

火終歸熄了，
屋外一聲梆，

現代新詩選

這是起更的辰光。

棹歌

水心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
翼，鳥憑風。

頭上是天，水在兩邊，更無障礙當前。
白雪駛空，魚游水中，快樂呀與此正同。

岸側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
翼，鳥憑風。

樹有濃陰，葭葦青青，野花長滿水濱。
鳥啼葉中，鷗投葦叢，蜻蜓呀頭綠身紅。

風朝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白浪撲來，水霧拂腮，天邊佈滿雲羅。船晃的凶，快往前衝，小心呀翻進波中。

雨天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雨絲像簾，水滿像錢，一片白色的煙。

雨勢偶鬆，暫展朦朧，聽見呀青的遠峯。

春波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鳥兒高歌，燕兒掠波，魚兒來往如梭。

白的雲霧，青的天空，黃金呀日色融融。

夏荷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荷花的香，繚繞船旁，輕風飄起衣裳。

菱藻重重，長在水中，雙槳呀欲舉無從。

秋月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翼，鳥憑風。

月在上飄，船在下搖，何人遠處吹簫，

蘆荻叢中，吹過秋風，水蛸呀應着寒蛩。

冬雪

仰身呀槳落水中，對長空；俯首呀雙槳如

翼，烏憑風。

雪花輕飛，飛滿山隈，飛向樹枝上垂。

到了水中，牠卻消溶，綠波呀載過漁翁。

聞一多

選自草莽集

洗衣歌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廢衣要變得平！

我洗得淨悲哀的爛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現代新詩選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銅是那樣的臭，血是那樣的腥，

髒了的東西你不能不洗，

洗過了的東西還是得髒，

你忍耐的人們理它不理？

替他們洗！替他們洗！

你說洗衣的買賣太下賤，

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們的牧師他告訴我說：

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裏不出花頭來，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艦。
我也說道有什麼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別人的汗？
你們肯幹？你們肯幹？

年來年來一滴思鄉的淚，
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
下賤不下賤你們不要管，
看那裏不乾淨那裏不平，

問支那人，問支那人，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八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發衣要發得平！

避自死水

劍匣

在生命底大激戰中，
我曾是一名蓋世的驍將。

我走到四面楚歌底末路時，
並不同項羽那般玩固，
定要投身於命運底羅網。

但我有這絕島作了堡壘，

可以永遠駐紮我的退敗的心兵。

在這裏我將養好了我的戰劍，

在這裏我將忘卻了我的仇敵。

在這裏我將作個無名的農夫，

但我將讓閉捲的蕪蔓，

羅食了我的生命之田。

也許因為我這肥淚底無心的灌溉，

一旦蕪蔓還要開出花來呢？

那我就鎮日徜徉在田塍上，
飽喝着他們的明艷的色彩。

我也可以作個海上的漁夫：

我將撒開我的幻想之網。

在寥闊的海洋裏；

在放網收網之間，

我可以坐在沙岸上做我的夢，

從日出夢到黃昏……

假若撒起網來，不是一些魚蝦，

只有海樹珊瑚同含胎的老蚌，
那我卻也喜出望外呢。
有時我也可佩服我的舊劍，
躡山進去作個樵夫。
但羣松舞着葱翠的千戚，
雍容地唱着歌兒時，
我又不覺得心悻了。
我立刻套上我的寶劍，
在空山裏裴裏了一天。
有時看見些奇怪的彩石，
我便拾起來，帶了回去；
這便算我這一日底成績了。

但這不是全無意識的。
現在我得着這些材料，
我真得其所了；
我可以開始我的工匠生活了，
開始修葺那久要修葺的劍匣。
我將攤開所有的珍寶，
陳列在我面前，
一樣樣的雕着，鏤着，
磨着，重磨着……
然後將他們都鑲在劍匣上，——
用我的、每齣的夢作藍本，
鑲成各種光怪陸離的圖畫。

我將描出白面美髯的大乙
臥在粉紅色的荷花瓣裏，
在象牙雕成的白雲裏飄着。
我將用墨玉同金絲
製出一隻雷紋商嵌的香爐；
那爐上駐着嬈嬈的菱煙，
許只可用半透明的貓兒眼刻着。
煙痕半消半滅之處，
隱約地又昇起了一個玉人，
彷彿是肉袒的維納司呢……
這塊玫瑰玉正合伊那膚色了。

現代新詩選

晨雞驚聳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裏工作，
夜晚人們都睡去，我還作着工——
燭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額上，
好像紫銅色的晚霞，
映在精赤的懸崖上一樣。
我又將用瑪瑙雕成一尊梵像，
三首六臂的梵像，
騎在魚子石的象背上。
珊瑚作他口裏含着的火，
銀線辦成他腰間纏着的蟒蛇，
他頭上的圓光是塊琥珀的圓璧。

我又將纜出一個瞎人，
在竹筏上彈着單弦的古瑟。

（這可要鑲得和王叔遠底

桃核雕成的赤壁賦一般精細。）

然後讓翡翠，藍瑤玉，紫石瑛，

錯雜地砌成一片驚濤駭浪；

再用碎礫的螺鈿點綴着；

那便是濤頭閃目的浪花。

上面再戴着一張烏金的穹窿，

只有一顆寶鑽的星兒照着。

春草終了，綠上了我的門墻，

我同春一塊兒工作着；

蟋蟀在我牀下唱着秋歌，

我也唱着歌兒作我的活。

我一壁工作着，一壁唱着歌：

我的歌裏的律呂，

都從手指尖端流出來，

我又將他製成層疊的花邊：

有盤龍，對鳳，天馬，辟邪底花邊，

有芝草，玉蓮，萬字，雙勝底花邊，

又有各色的漢紋邊，

套在最外的一層邊外。

若果邊上還缺些角花，
把蝴蝶嵌進去應當恰好。

玳瑁刻作梁山伯，

鸞鳳刻作祝英台，

碧玉，赤瑛，白瑪瑙，藍琉璃，……

拼成各種彩色的鳳蝶。

於是我的大功便告成了！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

這些不倫不類的花樣，

你該知道不是我的手筆，

這都是夢底原靈底影本。

這些不倫不類的色彩，

也不是我的意匠底產品，

是我那蕪蕪底花兒開出來的。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的！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抽出我的寶劍來！

我的百鍊成鋼的寶劍，

吻着他吻着他……

吻去他的銹吻去他的傷疤；

用熱淚洗着他，洗着他……

洗淨他上面的血痕，

洗淨他罪孽的遺跡；

又在龍涎香上薰着他，

薰去了他一切腥羶的記憶。
然後輕輕把他送進這匣裏，
唱着溫柔的歌兒，
催他快在這藝術之宮中酣睡。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的大功終於告成了！
人們的匣是保護劍底鋒銛，
我的匣是要藏他睡覺的。
哦，我的劍匣修成了，
我的劍有了永久的歸宿了！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不要學輕佻的李將軍，
拿他的兵器去射老虎，
其實只射着一塊僵冷的頑石。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也不要學迂腐的李翰林，
拿他的兵器去割流水，
一壁割着，一壁水又流着。
哦，我的兵器只要韜藏，
我的兵器只要酣睡。
我的兵器不要斬荃奸橫，
我知道奸橫是僵冷的頑石一堆；
我的兵器也不要割着愁苦，
我知道愁苦是割不斷的流水。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讓我的寶劍歸寢了！

我豈似滑頭的漢高祖，

拿寶劍斫死了一條白蛇，

因此造一個謠言，

就騙到了一個天下？

哦，天下，我早已得着了啊！

我早坐在藝術底鳳闕裏，

像大舜皇帝，垂裳而治着。

我的波希米亞的世界了啊！

哦，讓我的寶劍歸寢罷！

我又豈似無聊的楚霸王，

拿寶劍斫掉多少的人頭，

現代新詩選

一夜夢回聽着恍惚的歌聲，

忽又擁着愛姬，撫着名馬，

提起原劍來刎了自己的頸？

哦！但我不妨學了楚霸王，

用自己的寶劍自殺了自己，

不過果然我要自殺，

定不用這寶劍的鋒銜。

我但願展玩着這劍匣——

展玩着我這自製的劍匣，

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裏！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二七三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覺，

我將摩撫着這劍匣，

我將翹媚着這劍匣，

看看總着神鱗的梵像，

我將巍巍地抖顫了，

看看篋上鼓瑟的瞎人，

我將號啕地哭泣了；

看看睡在荷瓣裏的太乙，

飄在篆煙上的玉人，

我又將迷迷地嬉笑了呢！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

我將看着他那光怪的圖畫，

重溫我的成形的夢幻，

我將看着他那異彩的花邊，

再唱着我的結晶的音樂。

啊！我將看着，看着，看着，

看到劍匣戰動了，

模糊了，更模糊了。

一個煙霧瀰漫的虛空了，……

哦！我看到肺臟忘了呼吸，

血液忘了流駛，

看到眼睛忘了看了。

哦！我自殺了！

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春之首章

浴人靈魂的雨過了：

薄泥到處黏人底鞋底。

涼颼挾着溼潤的土氣，

在鼻竇間正衝突着。

金魚兒今天許不大怕冷了？

個個都敢於浮上來呢！

東風苦勸執拗的蒲根，

將才睡醒的芽兒放了出來。

春雨過了，芽兒剛抽到寸長，

又被池水偷着吞去了。

亭子角上幾根瘦硬的，

還沒趕上春的輪枝，

印在魚鱗似的天上；

像一頁淡藍的朵雲箋，

上面塗了些僧懷素底，

鐵畫銀鈎的草書。

丁香枝上巨大的蓓蕾，

包滿了包不住的生意，

呆呆地望着寥闊的天宇，

盤算他明日底榮華——

彷彿一個出神的詩人，
在空中編織未成的詩句。

春啊！明顯的祕密哟！

神聖的魔術哟！

啊！我忘了我自己，春啊！

我要提起我全身底力氣，

在你那絕妙的文章上，

加進這醜笨的一句哟！

愛之神

—— 題畫 ——

啊！這麼俊的一副眼睛——

兩潭淵默的清波！

可憐孱弱的游泳者哟！

我告訴你回頭就是岸了！

啊！那潭岸上的一帶襟袖，

好分明的黛眉啊！

那鼻子，金字塔式的小邱，

恐怕就是情人底整墓罷？

那裏，不是兩扇朱扉嗎？

紅得像櫻桃一樣，

扉內還露着編貝底屏風。

這裏又不知安了什麼陷阱！

啊！莫非是綺甸之樂園？

還是美底家宅，愛底祭壇？
呸！不是，都不是哦！
是死魔盤據着的一座迷宮！

太陽吟

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大陽！
又逼走了遊子底一齣還鄉夢，
又加他十二個時辰九曲迴腸！

太陽啊，火一樣燒着的大陽！
烘乾了小草尖頭底露水，
可烘得乾遊子底冷淚盈眶？

太陽啊，六龍驂駕的大陽！

省得我受這一天天底變刑，
就把五年當一天跳完那又何妨？

太陽啊——神速的金烏——太陽！
讓我騎着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太陽啊，樓角新昇的太陽！
不是剛從我們東方來的嗎？
我的家鄉此刻可都依然無恙？

太陽啊，我家鄉來的太陽！
北京城裏底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罷？

唉！我也顯赫的阿深秋一樣！

太陽啊，奔波不息的太陽！

你也好像無家可歸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像她不堪設想！

太陽啊，自強不息的太陽！

大宇宙許就是你的家鄉罷。

可能指示我我底家鄉底方向？

太陽啊，這不像我的山川，太陽！

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顏色，

這裏鳥兒唱的調子格外淒涼。

太陽啊，生命之火底太陽！

但是誰不知你是球東半底情熱，

同時又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陽啊，也是我家鄉底太陽！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鄉，

便認你為家鄉也還得失相償。

太陽啊，慈光普照的太陽！

往後我看見你時，就當回家一次；

我的家鄉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選自紅燭

口 供

我不騙你，我不是什麼詩人，
縱然我愛的是白石的堅貞，
青松和大海，鴉背驮着夕陽，
黃昏裏織滿了螞蟥的翅膀。
你知道我愛英雄還愛高山，
我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
自從鵝黃到古銅色的菊花。
記着我的糧食是一壺苦茶！

可是還有一個我，你怕不怕？——
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裏爬。

也 許

葬歌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蒼鶯不要咳嗽。
蛙不要跳，螞蟥不要飛。

不許陽光攪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許驚醒你，
我吩咐山靈保護你睡，
也許你聽着蚯蚓翻泥，
聽那細草的根兒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的，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忘掉她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縷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聽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長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經忘記了你，

她什麼都記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華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問，

就說沒有那個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現代新詩選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死 水

這是一灣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灑你的膿血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微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成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溜的花蚊敲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心跳

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
這賢良的桌椅朋友似的親密；
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的襲來；
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
受哺的小兒啾啾在母親懷裏，
鼾聲報道我大兒康健的消息……
這神祕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裏顫動着感謝的歌聲。
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咒語，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望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這四牆既隔不斷戰爭的喧嘩，
你有什麼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是讓這口裏塞滿了沙泥，
如其它只會唱着這人的休戚
最好是讓這頭顱給田鼠掘洞，
讓這一團血肉也去鑽着屍蟲，
如果只是爲了一盃酒一本詩，
靜夜裏鐘擺搖來的一片閑適，
就聽不見了你們四鄰的呻吟，
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顫的身影，
戰場裏的煙霧，瘋人敲着病榻，

現代新詩選

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子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賄，

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

聽！又是一陣砲聲，死神在咆哮。

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選自死水

于庚戌

歌者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痛飲此

湖邊，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深吻此

湖邊。

我們的所愛在此鬼劫的凶年業已無事而歸

天，

這喘喘於命運的生命亦將如潮霧無痕的流

散。

渴望着的真理，光耀都在飄渺於九霄的雲

間，

我這轉轉塵埃的病身今已中射無數的火箭

。

如今我被逼逃命，僅僅帶了詩一卷，殘稿

一篇，

這是往日瘡傷的遺念，將來大流血的血

預言。

來，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痛飲此

湖邊，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深吻此

湖邊。

看那晚霞影映着的湖色像是先烈的鮮血在

藏，

聽那晚霧裏搖船的歌女像在安慰死者的永

眠。

有一日我們會從惡夢驚醒於無罪而死的白

骨邊，

爲了人類的自由在險惡之夜將熱血迸射於

敵面。

此寂寂夜晚的皎月就是將來永飾墓頭的花

圈，

這來自四方的遊人與歌者將在墓邊落淚留戀。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痛飲此湖邊，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深吻此湖邊。

(選自晨曦之前)

公主墓畔

夕陽殘照的楓林間徘徊着我淪落的黑衣人，
零落的秋葉在足邊做起生之最後的殘吟，
廢迷的過來，淒迷的走去沒留下些微遺痕

；

我的短笛真合着遠遠古寺暮鐘凄散的寒韻

我的公主，醒一醒罷，在此四野寂寂的黃昏，

有人於落葉過地的荒墓旁來接收你的芳魂

你榮貴的雙親哀痛你的悲運在此幽寂的河

濱，

為你修了一座奇偉的墓墳深葬着你的青春

；

他們已早早的故去，後裔亦不在玉座降臨

這殘墓無人修葺，舊飾的珍品將被人盜盡

我手扶殘墓，兩眼凝視着洞穴幽暗的內墓

兩耳靜聽裏邊有無微妙哀婉的處女的歌魂

我的公主，你會否想為世上最歡快幸福的

人，

在身邊有一個美麗而有才學永永見愛的郎

君，

結伴你去聽海濤的情歌，去遊萬山的美景

我的公主，你與此紅塵早早無戀的別去，

是否恐怕破辱了你的天體決然的脫此凡生

高高的，高高的自由的翱翔於無垠的碧空

你那一雙使千萬人垂淚的玫瑰想已酸化無

痕，

這荒墳在霜雪風雨的日子後恐亦難保其殘運

；

在此嚴霜靜穆永永不變冷容的天宇裏，你

是

微笑是哀哭於彼夜午時節的松風寒澗的偉
韻？

世人紀念你的只此枯骨殘留的墓墳，遺忘
了

你永生的芳魂宛如高懸蒼空孤芳自賞的月
明。

你聽呀，那催眠的暮鐘將人們送入不醒的

幽夢，

聲名，光耀與恩愛都已深深葬埋於夜的墓

塋；

你聽呀，那遠遠處生命凱歌也似的雄渾的

瀑聲，

將生之呼吸於此長夜滾滾的深注於荒渺的
海中；

你聽呀，那男女遊人幽淒的，眷戀的歌詠，
在他們寒慄的淒音中深蘊着青春歌喉的顫
動。

如今顆顆寒星沒沒於蒼空，古塋間的磷光
熒熒，

烏鴉已不在林梢飛鳴，遊人業已流散無蹤

，

這渾渾寂寂的大野只是我獨自徘徊的空曠

。

這宇宙是一篇無聲的音樂四溢着荒漫的幽

情，

我悄悄的站立著恐怕驚醒我深眠落葉的魂

靈，

無思維，無苦情，只仰首遠望林梢孤寂的

月明。

我為你燒去的紙絮正飄飄於寒風中的殘樁

，

這不能復明的殘灰促苦淚滴落於生命的空

瓶；

我將枯骨旁無名英雄的寶劍投落於蒼波之

中，

我又輕輕的將此落葉付諸一去不返的長流

；

來無蹤，去無影，我將隨千萬遊客蹈入深

谷無名，

我的公主，請聽着我這永別時寄情的夜半

松風……

選自巖巖之前

影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與你邂逅相逢於此殘秋荒岸之夜中，

星月分外明，忽聚忽散的雲影百媚生。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我淪落海底之苦心在此寂寂的夜半，

將隨你久別的微笑從此歡快而光明。

蒼空孤雁的生命深葬於孤泣之荒塚，
美麗的薔薇開而後謝，殘凋而復生，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這依戀的故地將從荒冬回復青春，
海水與雲影自原始以來即依依伴從，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緊緊的相依，緊緊的相握，沉默，寧靜，
仰首看孤月皎明，低頭看蒼波互擁。

現代新詩選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寂迷中古寺的晚鐘驚醒了不滅的愛情，
山海寂寂，你的影，我的影模糊不分明……

十四年，十月。

長流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
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
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
雪衣，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聲

語。

萬籟死寂之夜不堪想已淪落死城無痕的希

冀，

這一泓死水像是我的靈魂在星宿下并無尋

覓。

如今我猶如來自其他星球的客旅陣陣的驚

異，

悵望，在此煩倦的自歌自應的奔途裏霜花

滿衣。

這枯萎的薔薇正如已消失的光輝綺夢的遺

跡，

夢呀，任你入天堂，地獄，心懷的明珠已
沉落海底。

就在此寒光下的荒墟深殞此善感靈魂之骸
餘，

現在，我像春日碧茵草上一隻傷鳥捲起了
兩翼。

看這絕望的世界蒼茫無燈火晦冥無晨
曦，

毀滅的途中已修了墳墓靜待命運呼歸的靈
息。

這天宇沒有光，沒有歌，只是一團墨蹟漫
綴苦意，

生存與毀滅在此遠遠天際無人注意亦無痕跡。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今夜荒涼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十五年，夏，北京。遷自晨曦之前

飄泊之春天

現代新詩選

嗟嗟，念餘載飄泊之春天隨寂寞而復來，
只我在野岸長吁徘徊，將憂心拋於煙海，
倦了，在此黑魃魃之中途夢之蓓蕾未開，
慘毀於苦酒之生命水飾着蒼灰的悲哀。

噫，溪流邊無人掃弔之墓只我個人徘徊，
這寂寂之草下長眠着無語的青春，情愛。
我慘笑了，將桂冠投於萬丈幽黯之荒崖，
休休，何須楊花裝飾我飄泊靈魂之墓台！

流浪之歲暮

無翼的悲哀又已被我深葬於此流浪之歲暮

吁，去罷，山頭徘徊之殘陽，去罷，去安

眠於幽谷。

從夜之幻翼下發見了我慘死的願望之白骨

我僅有之殘笑裏傲慢之苦冬正如天使歌舞

天，我因上帝之忌妬毀滅了自己安樂的家

園，

臘梅消殘了，美麗，芳芬逝於歲月徘徊的

深淵。

在人們歡歌的聲中我遠去了，拿着一具弓

弦，

縱然射不死未來之歲月，吾亦嘗去人世遙

遠。

你說罷，足下的薔薇，何時與我作最後的

永訣，

無歌語，無微笑，狼藉之悲哀像是路隅的

殘雪。

我無力破滅生命之地獄亦無力與白雲隔絕

那一度征服墓頭的小草是唯一可思的優越

夜深了，無味的時間之界限將與老年而俱

來，

看我痛飲任此無人收埋之殘骸暴露於蒼苔

。

何須有明春的花開，那正是願望殘落的悲哀。

噫，已往無聲的去了，只餘着陰黑空虛之情懷！

選自饑餓上的薔薇。

饑餓

愛

人慣把愛當作食糧，
忘了它是理想的虹。

偶現在天邊，是幻夢；

忘了人祇憑那光芒

和光彩去寄託希望，

免得黑暗乘着虛空

現代新詩選

到處斑斕；

食指一動，

不等到口便想去嘗。

嘗：等到滿嘴是酸麻

苦辣，便拿愁眉苦眼

去叫賣，還信口開河

說這就是愛，這曇花

你去供養——憑這鮮豔

就該你去替它謳歌。

衛

夢神問我有心事沒有，

我隨口答道「不會，不會！」

袖對我露出一面鏡子，

裏面映出的分明是衝。

笑一笑她把鏡子收起，
我心裏好像打着鞦韆；
正想問一問箭的下落，
不提防夢神已經杳然。

走

我爲你造船不惜匠工，
我爲你三更天求普西北風，
祇要你輕輕說一聲走，
桅桿上便立刻掛滿了帆篷。

劉夢葦

示 嫻

請將你的心比一比我的心，
倒看誰的狠，誰的硬，誰的冷？
爲你我已經憔悴不成人形，
啊嫻！到如今你才問我一聲：
你當真愛了我嗎？人，你當真？

但我總難信愛人會愛成病，
你還在這般懷疑我的病深。
啊嫻！你把世界看得太無情
今後只有讓我的墓草證明：
它們將一年一年爲你發青。

萬牲園底春

碧綠的秋水如青蛇條條，
蜿蜒地溜過了大橋小橋；
被多情的春風狂吻之後，
微波有如美女們底嬌笑。

美麗的小鳥鼓舞着歡樂；
在陽光流金裏對春頌歌；
說牠們底音波此情人底
戀曲更動聽，你可相信我？

悠長的流水畔綠草茸茸，
柳絲低垂宛同柔情的夢；
花蝶般隨花飄送的香雨，

現代新詩(四)

是春底心事，是點點落紅。

落紅和少女底珠淚滴滴，
一般地使我珍視而憐恤！
我欲收拾起牠們底殘骸，
帶回去警告美麗的瑪麗。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北京。

田漢

春月的下面(題畫)

巖頭亂垂着落葉，
映着多情的好月；
巖下正蹣着蒼波，
波上也帶些兒月色。

一九五

巖上如茵的碧草，
坐一個翩翩的年少，
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
單一身天鵝絨的夾襖。

花是這麼熱烈，
他是這麼純潔，
了不覺春寒，
露出胸兒如雪。

獨自淒涼的月下，
手撫流青的柔髮。

像歌德的訪南歌？
像擺倫的哀希臘？

莫提歌德的意國記，
莫歌擺倫的希臘歌，
願將渺渺的情懷，
託之脈脈的微波。

波面春風片片，
吹動愛神的琴線，
秀鬢一聲聲，

「相見爭如不見。」

黃昏

原之頭

屋之角

林之間

塵非塵

霧非霧

煙非煙

晚風兒

吹野樹

低聲泣

四野裏

草蟲兒

唧唧唧

現代新詩選

戀人啊

試爲我

唱新詞

——小聲兒

如空際

的游絲——

『私語啊

銀灰的

星光底

安眠啊

攏圓的

露珠裏」

七 夕

十年七月七日夜，月明風清，和漱滄
妹坐戶塚練兵場小山上娓娓談故鄉事
，歸時清露滿衣矣。

星河悄悄流

月色涼如許？

草兒扶白露同眠

蘆葉捉清風私語

茫茫的練兵場上

輕輕籠着銀紗，

正搏搏地萬家村鼓

忽鳴——鳴地一列征車！

一九八

念母弟之無依：

願有翅而能飛。

話兒時的瑣事

忘白晝之踏衣。

雖同作異鄉的旅人

也難得這樣佳的七夕；

誰把故國的郵歌

吹入那冷冷的玉笛？

東都春雨曲

東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習習地風吹朱戶

蕭蕭地雨滴銀街

像這般濃豔之都

你獨那般的清冷

輕飄長袖之衫

斜打紫油之傘

懶懶地鎖着眉尖

盈盈地含着眼淚

在這雨絲風片中間

越顯得亂愁如醉

現代新詩選

偶然停住了圓盾

默默地低垂粉頸

好像在街水中聞

自顧嫋嫋的孤影

人影伶仃漸遠

雨聲浙瀝難聽

寂寞兩行銀杏

朦朧幾盞街燈

馮至

選自江戶之春及少年中國。

我是一條小河

一九九

我是一條小河——

我無心由你的身邊繞過——

你無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兒

投入了我輕輕的柔波。

我流過一座森林——

柔波便蕩蕩地

把那些碧翠的葉影兒

裁剪成你的裙裳。

我流過一座花叢——

柔波便飄飄地

把那些懷體的影兒

編織成你的花冠。

無奈呀，我終於流入了，

流入那無情的大海——

海上的風又厲，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擊碎了裙裳！

我也隨了海潮漂漾，

漂漾到無邊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兒

竟也同幻散了的彩霞一樣！

如果你

三春將盡，K，從海濱寄我櫻花殘瓣

，作此答之。

如果你在黃昏的深巷，
看見了一個人兒如影，
當他走入暮色時，
請你多多地把些花兒
向他拋去！

「他」是我舊日的夢痕，
又是我燈下的深愁淺悶；
常你把花兒向他拋散時，
便代替了我日夜乞求的
淚落如雨——

現代新詩選

蛇

我的寂寞是一條長蛇，
冰冷地沒有言語——
姑娘，你萬一夢到牠時，
千萬啊，莫要悚懼！

牠是我忠誠的同伴，
心裏藏着熱烈的鄉思；
牠在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頭上的，濃鬱的烏絲，
牠月光一般輕輕地，
從你那處潛潛走過；

1101

爲我把你的夢境銜了來，
像一隻緋紅的花朵！

吹簫人

我唱這段故事，
請大家切莫悲傷，
因爲他倆又跑入了深山，
也算是快樂的牧場！

一

在中古，西方的高山，
高山內，洞宇森森；
一個壯美的青年，
他在洞中居隱。

不知是何年何月
他獨自登上山腰；
身穿着閑雅的長衫；
還帶着一支洞簫。

他望那深深的深谷，
也不知望了多少天，
更辨不清春夏秋冬，
四季的果子常新鮮。
他順手拿起洞簫，
無心地慢慢吹起——

爲什麼今夜的調兒，
含着另樣的情緒？

一樣的松間，

一樣的小溪細語，

爲什麼他微合的眼中，
漸漸含滿了哭泣？

誰將他的心扉輕叩，

可有人同他合奏？

——簫聲的雜復，

絕不像平素的那樣質朴。

二

現代新詩選

第二天的早晨，

他好像着了瘋狂，

他吹着簫，挾着長衫，

望喧雜的人間奔向。

簫聲不開他的唇邊，

眼前飄蕩着昨夜的形象——

銀灰的雲裏烘托着

一個吹簫的女郎。

烏髮與雲層深處，

不能仔細區分：

淺色的衣襟，

又髣髴微薄的浮雲。

四圍儘在睡眠，

他忘却山外的人間，

有時也登上最高峯，

只望見雲霧的重重！

三十天才有一次——

若是那新月彎彎；

若是那松間翕翠，

把芬芳的冷詞輕彈；

若是那夜深靜悄，

小溪的細語低低；

若是那樹枝風寂，

鳥兒的夢境迷離；

他的心境平和，

他的情懷恬淡，

他吹他的洞簫，

不帶着一些哀怨。

一夜他已有十分睡意，

濃雲卻將洞口封閉，——

他心中忐忑不安，

這境界他不會經驗！

如水的月光，
盡被濃雲遮住，
他輾轉枕席，
總是不能入睡。

她分明是雲中的仙女，
卻又充溢了人間的情緒；——
他緊握着他的洞簫，
他說，要到人間將他尋找！

眼看着過了一年，
簫吻着他的唇兒嗚咽，

現代新詩選

早遺掉山裏的清幽，
同松間的風韻。

他穿過無數的市廛，
他走過無數的村鎮，
他看見不少的吹簫女郎，
於他只是有滿衣的灰塵。

古廟中，松柏下，
一座印月的池塘——
他暫時忘去了他的尋求，
又覺到一年前的清爽。

心境恢復平淡，

簫聲也隨着和緩——

可是樓上誰家女，

正在淒淒欲睡？

在這裏，停留了三天，

該計算，明日何處去；

呀！煙氣氤氳中，

一縷縷是什麼聲息？

樓上紅窗的影兒

是一個窈窕的女郎；

她對誰抒寫幽思？

訴說她的哀腸？

他如夢如醉地

一似當年的幻像——

他哪能自主，

洞簫不往唇邊輕放？

月光把他倆的簫聲

溶在無邊的溟濛之中；

深闕與深山的情意，

亂紛紛織在一起！

三

流浪無歸的青年，

哪能娶侯門嬌女？

任憑媽媽怎樣慈愛，

嚴厲的爹爹也難應許，

他倆日夜焦思，

爲他倆的願望努力——

夜夜吹簫的時節，

魂靈兒早合在一起！

今夜呀，爲何聽不見，

樓上的簫聲？

他望那座樓窗，

也不見孤悄的人影。

現代新詩選

父母才有些活意，

無奈她又病不能起；

藥餌俱都無效，

更沒有氣力吹簫！

夢裏洞簫向他說，

『我能醫入了膏肓的重病；

因爲在我的腔子裏，

僅藏在你的精靈。』

他醒來沒有邊疑，

把洞簫變作兩半——

二〇七

煮成了一碗藥湯，
送到那病人兒的牀畔。

父母感戴他的厚意，
允許了他們的願望。

明月依舊團圓，
照着並肩的人兒一雙！

啊，月下的人兒一雙！
鵝呀，已有一枝消亡！
人雖是，正在欣歡，
她的洞簫，獨自孤單！

他吹她的洞簫，
不能如意；

他思念起他自己的，
無可奈何的傷泣！

「假使我的洞簫還在，
天堂的門，一定大開，
無數仙家女，爲我們，
擲花舞蹈齊來！」

他深切的傷悲，
怎能夠向她說明；
後來終於積成了，

不能醫治的重病。

她終不能不把她的簫，
也當作惟一的聖藥：
完成了她的愛情！
完成了他的生命！

Epilog

剩給他們的是空虛，
還有那空虛的惆悵——
縷縷的簫的餘音，
引他們向着深山逃往！

——一九三三，五，四。

帷幔

現代新詩選

(鄉間的故事)

識曾經，望着那蔥蘢的山腰，
蔥蘢裏掩映着，一帶紅牆，
不會享受過，幽閉的聖味——
氤氳地，漾起來一絲遐想？

在那裏起居的，或男或女，
都說是脫去了，許多索累；
在他們深潭古井般的心中，
卻像含蓄着，中古羅曼的風味。

是西方的，太行的餘脈，
有兩座無名的高山，遙遙峙立；

二〇九

一個是佛院，一個是尼庵，
兩座山腰裏，抱着這兩個廟宇。

在二百年前，尼庵裏一個少尼，
綉下了一張珍奇的帷幔；

每當鄉人進香的香節，
卻在對面的僧院裏邊展覽。

這又錯綜，又神秘的原由，
出自鄉人們單純的話裏——

說那少尼在十七歲的時節，
就跪在菩薩龕前，將烏絲剃去。

她的父母，是朱門舊戶，
她並不是，爲了飢寒；

她雖然多病，但是也不會
在佛前，許下了什麼夙願。

她只是在一個，梅蕊初放的月夜裏，
暗暗地離掉了，她的家園，

除了她隱隱深潛的，痛苦，聰明，
便是鶯鳥兒，替人間訴說憂怨。

她不知走入了，多少迷路，

走得月兒圓圓地，落在西方；

雲雀的聲中，把她引到這座庵前，

康前一潭泓水，微微蕩漾。

終不像在人間，能享清福——

在水認識了，她的娟麗，

她毅然地走入尼庵中

情願把青春的花葉，化作枯枝。

老尼含笑意向她說，

『你既然發願，我也不能阻你，

從此把一切的妄念，都要除掉，

這不能比作尋常的兒戲！

『雖說你覺得，苦海無邊，

底是誰，將你這年輕的兒提醒？

就使你在我的面前不肯說，

在佛前懺悔時，也要說明！』

『我的師，並沒有人將我提醒；

我只是無意中，聽見了一句——

說將來同我共運命的那個人，

是一個又醜陋，又愚蠢的男子。

『無奈婚約，早被父母寫成，

婚筵也正由親友籌畫；

他們嬉嬉笑笑，忘了我的時候，

我只好背了他們，來到這座山下。

「我的師，這都是真實的話，
我相信你，同信菩薩一樣；

我情願消滅了，一切熱念，
冰一般凝凍了，我的心腸！」

淚珠兒隨着清脆的語聲，

一滴滴，一字字，溼遍了衣襟。

老尼說，「你別去煩惱絲，
淚珠兒也要隨着煩惱消盡！」

惱人的春風，才吹綠了山腰，

淒涼的秋雨，又淋病了簷前的鶻柳；

人世間不知又起了，多少紛紜，

尼庵總是靜靜地沒有新鮮，沒有陳舊。

只有那暮鼓晨鐘，經聲佛號，

不知是將人喚醒？還是引人入夢？

她的心兒隨着形骸消瘦，

可是沒有淚的眼前，更覺朦朧。

過了一天，恰便似過了一年，

眼看就是一年了，回頭又好像一天；

水面上早已結了寒冰，

荒涼與寂寞，也來自遠遠的山巒。

正午的陽光，初春般的溫暖，
熙熙的白鴿兒，在空中飛翔；
翩翩地，來了青年的兄妹，
說是奉了母命，來拜佛進香。

她看着那俊秀青年的眉端，
蘊着難言的深情一縷——

活潑的妹子悄悄地，在她身邊說，
句句聲聲，都成了她的千針萬棘！

「美麗的少姑啊，我告訴你！
聰明的你，你說他冤不冤？」

爲了遺棄了他的，一個未婚妻，

現代新詩選

我的哥哥便許下了，不婚的願！」

她昏昏地，獨坐在門前，
落日也沉沉地，北風淒冷，
她睜睜地，目送着一雙兄妹下了山，
一直地看得，沒有一些兒蹤影！

寒鴉呀呀地，棲在枯枝，
渺渺茫茫地，只剩下黃昏；
熱淚溶解了，渾裏的寒冰，
暮鐘頻頻敲擊，她彷彿無聞。

老尼的心腸，雖是冷若冰霜，

一一三

也不由得憐她的年紀輕輕——
這樣兒年紀輕輕地，
便有這樣的，乖奇的運命。

憐她本也是貴族的閨女，
教她靜靜地修養，在庵後的小樓。

她懶懶地，不知病了幾多時，
嫩綠的林巾，又聽見了鷓鴣。

山巔的積雪，被暖風融化，
金甲的蟲兒，在春光裏飛翔；
她的頭兒總是低低地，
漫說升天成佛，早都無望。

只望一天天地憔悴了，
將來獨葬在，三尺的孤墳——
啊，只要是世上所有的，
她都沒有了，一些兒福分！

爐煙縷縷地，催人睡眠，
春息薰薰地，吹入了窗閣；
一個牧童，吹着嘹亮的笛聲，
趕着羊兒，由她的樓下走過。

笛聲越遠，越覺得幽揚，
兩朵紅雲輕抹在，她蒼白的面龐——

她取出一張緋紅的絢幔，
仔細地看了許久，又放在身旁。

第二日的陽光笛聲裏，
更參雜着陶陶欲碎的唱歌——

她的心兒裏，湧出來一朵白蓮，
她就把它，繡在帷幔的中央。

此後日日的笛聲中，
總甜甜地，有一種新鮮的曲調——
他也就把彩色的線，按着心意，
水裏繡了比目魚，天上是相思鳥！

她時時刻刻地，沒有停息，
把帷幔繡成了，極樂的世界——
樹葉相遮，溪聲相應，
只空剩下了，左方的一角。
本還想把她的悲哀，
也繡在那空角的上面——
無奈白晝又變成嚴霜，
深夜裏又來了，嗷嗷的孤雁！
梧桐的葉兒，依依地落，
楓樹的葉兒，悽悽地紅，
風翕翕，雨疎疎，她開了窗兒，

等候着，等着吹笛的牧童。

「這是我半年來，繡成的帷幔
多謝你的笛聲，給我許多靈感！

我是個十八歲的少尼，
我的身世，只有淚珠沈淪！

「可是我們永久隔閡着；
在兩個世界裏——」

她把這包帷幔擲下去，
忽忽地，又將窗兒關閉。

次日的天空，布蓋了彤雲，

宇宙都病了三分，更七分愁苦；
一個牧童，剃度在對方的僧院，
尼庵內焚化了，這少年的尼結。

現在已經二百多年了，
帷幔還珍重地，校藏在僧院裏——
只是那左方的一角呀，
至今沒有一個人兒，能夠補起！

——一九二四，初秋。
選自昨日之歌

陸志韋

航海歸來

老弟呀，向前不到一箭路，
這幾天惡浪頭山樣高，
也算經過了一番辛苦。

前面是我們家山的影子。
月輪正掛在桃樹背後，
一斑斑射到港口的亭子。

記得那一年春風來得早，
催醒了一湖羞澀的桃花。
媽就說天公這樣好那樣好。

又是那一天茅亭頂上，
低着眼望海上來的燕子；
什麼事都不會掛在心上。

老天忽然隨着桃花醒了！

現代新詩選

天邊有隱隱的兩片白帆。

那一刻這航海的生涯定了。

這幾年看盡江山飄盡海，

早知道益近家鄉心益苦，

那我又何苦來！我又何苦來！

九年，一月。

又見一種青的野花

我把你們當做相思子，

在你們中間劃一個圓壽字，

願我心愛的人

永永遠遠青春。

我把你們當做莫忘我，

對你們唱一百個定情歌，

二一七

願我心愛的人

聽見一聲兩聲。

我又把你們當做蒼草，

活不了的時候向你們拜禱。

我情願丟了靈魂

我一個心愛的人

十年，三月，三十日。

不見星光的晚上

你從石竹的根裏呼嘯而來。

黎明

有零落的野薔薇

旋轉又旋轉，一擁一瀉而去。

每年寒食

回來招你的魂。

我的朋友呵，

落花再流過幾回，

我的眼珠兒暗了。

還是要回來

聽你親切的聲音

直到我聾聵無知之日，

石竹的呼嘯，薔薇的流瀉，

又是我享用不盡的心像了。

一九二二，聖誕。

選自渡河

第三期

王獨清

弔羅馬

一

我趁着滿空瀟雨的春天，

來訪這地中海上的第二長安！

聽說這兒是往日許多天才底故家，

聽說這兒養育過發揚人類的文化；

聽說這兒是英雄建偉業的名都，

聽說這兒光榮的歷史永遠不朽……

哦，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現代新詩選

我底胸中也像是被纒潮的淚在浸潤！

——惱人的雨哟，愁人的雨哟，

你是給我洗塵，還是助我弔這荒涼的古城

？

我要痛哭，我要力竭聲嘶地痛哭！

我要把我底心臟一齊向外嘔吐！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陷入了衰頹，敗傾

，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埋着舊時的文明，

我，我怎能不把我底熱淚，我 *Heart's*

底熱淚，

借用來，借用來盡性地灑，盡性地揮。

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已與伏在雨中的羅馬接近：

啊，偉大的羅馬，威嚴的羅馬，雄渾的

羅馬！

我真想把我哭昏，拚我這一生來給你招魂

……

二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 Tiberis 河，

忽想起古代的傳說：

那 Rhea Silvia 底雙生兒，

不是曾在河上漂過！

那個名叫 Romulus 的，

正是我懷想的人物。

他不願同他底兄弟調和，

只獨自把他理想中的都城建作。

他日夜不息，

他風雨不辍；

他築起最高的圍牆，

他開了最長的溝壑……

哦，像那樣原人時代創造的英雄哟，

在今日繁殖的人類中能不能尋出一個！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山原，

他們赤着雙腳，

他們袒着半胸，

他們手持着軟竿，

驅着一羣白羊前進。

他們一面在那原上牧羊，

一面在那原上獨吟……

他們是真正的創作者，

也是真正的平民。

哦，可敬的人們，

怎麼今日全無踪影？

——原上的草叢，

你們還在爲誰長青？

三

啊，現在我進了羅馬了，

我底全精經好像在爆！

啊，這就是我要徘徊的羅馬了！

……

羅馬城，羅馬城，使人感慨無窮的羅馬城

。

你底遺跡還是這樣的宏壯而可驚！

我踏着產生文物典章的拉丁舊土，

徘徊於建設光榮偉業的七丘之中：

啊啊，我久懷慕的『七丘之都』哟，

往日是如何的繁華，怎樣的名勝，

今日，今日呀，却變成這般的凋零！

就這樣地任牠亂石成堆！

就這樣地任牠野草叢生！

那富麗的宮殿，可不就是這些石旁的餘燼

？

那歌舞的美人，可不就是這些草下的腐塵

？

不管牠駐過許多說客底激昂辯論，

不管牠留過千萬人衆底合歡掌聲，

現在都只存了些銷散的寂寞，

現在都只剩了些死亡的沉靜……

除了路邊行人不斷的馬蹄車輪，

再也聽不見一點兒城中的喧音！

愛國的豪傑；行暗殺的志士；光大民族的

著作者，

都隨著那已去的榮華，隨着已去的榮華而

退隱；

榮華呀，榮華是再不能歸來，

他們，也是永遠地無處可尋！

看罷！表彰帝王威嚴的市政之堂

只有些斷柱高聳，殘垣平橫；

看罷！獎勵英雄功績的飲宴之庭

只有些黃土滿牆，荒藤緊封；

看罷！看罷！一切代表威代的，代表威代

的建築物，

都只留得些敗垣廢墟，矗立在野地裏受雨

淋，風攻……

哦，雨，洗這「七丘之都」的雨！

哦，風，掃這拉丁舊土的風！

古代的文明就被風雨這樣一年一年地洗完

，掃淨！

哦哦，古代的文明！古代文明是由誠實，

！勇力造成！

但是那可敬愛的誠實的人們，勇力的人們

現在的世界，他們為甚麼便不能生存？

哦，現代世界的人類是怎樣墮落不援！

現代的羅馬人呀，那里配作他們底子孫！

Cato, Cicero, Cæsar, Augustus

哟，……

唉！代表威代人物底真正苗裔，怎麼便一

概絕盡！

.....

四

徘徊呀徘徊！

我底心中鬱着難吐的悲哀！

看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依然存在！

為甚開這山河的人呀，

却是一去不回！

這一處是往日出名的大競技場，

我記起了建設這工程的帝王：

Vespasianus是真可令人追慕，

他那創造時代的偉績，

永遠把誇耀留給這殘土的古邦！

這一處是靠近舊Forum的凱旋門。

在這一片無涯的斷石疊壘中

我好像看見了 Titus 底英雄：

當他出征遠方的功業告定，

回國時，他回國時，

這直達 *Vindobona* 的大道之上，

是怎樣的擁滿了羣衆，在狂呼，歡迎！

這一處是矗立雲表的圓碑，

Trajanus 底肖像在頂上端立：

我看了這碑間雕刻的軍馬形迹，

我全身是禁不住的震憾，

震憾於他往日蓋世雄威！

.....

徘徊呀徘徊！

過去那黃金般的興隆難再！

但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未曾崩壞！

我只望這山河底魂呀，

哦，速快地歸來！

五

歸來呀，羅馬魂！

歸來呀，羅馬魂！

你是到那兒去遊行？

東方的 *Euphrates* 河？

西方大西洋底宏波？

南方 *Sahara* 底沙漠？

北方巴爾幹山脈底叢雜之窩？

哦，那一處不留着往日被你征服的血痕？

難道今日你爲飢餓所迫，竟去尋那些血痕

而吞飲？

你可聽見尼羅河中做出了快意的吼聲？

你可聽見Carrizos底焦土上吹過了嘲笑

腥風？

哦，歸來的！歸來的！

你若不早歸來，你底子孫將要長死在這昏

沈的夢中！

——唉唉，Virgilius與Horatius底天才

不存！

Living底偉大著作也佚散殆盡！

現代新詩選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我望你再興，啊，再興！再興！

選自聖母像前

留別

啊，走了，我這個有心臟病的流浪人！

你們，你們是永遠在牽留着我底靈魂！

現在正是迫人的冬天到臨了的時節，

但是這兒南國底暮風還帶着些微熱，

我心中充滿了，惜別的，留戀的感情，

用我這悽愴的誠意來給你們辭行。

我對你們懷抱着一種不能言說的希望，

因為你們住的是這不朽的人豪底故鄉，
啊，這不朽的人豪底故鄉使我留連低徊，
我留連這兒底殘蹟，我低徊這兒的劫灰，
聽說那不朽的人豪曾在劫灰中流離，
他爲了保民族底自由，決然地視死如歸。

這滿崗底黃花都已隨着季候散落，
嫩蕩黃花在道上塵中土中埋沒，
太陽還拖着迷人的灰白的淡光，
在變着這兒冷了的黑色長江。
我哭不醒這兒失去了的偉大英雄，
我只有掉轉了眼啊，望着你們！
我是生成的不醫治的憂鬱性情，

送行的烈酒熱不起來我底神經。

我在這兒已住滿了一年的光陰。
一切都慘死去，只有這紀念長存，
要載我去的客船已經停泊在冬天底霧裏，
我給你們最後的贈言：努力努力！
我是用懷愴的誠意來給你們辭行，
我底心中充滿了留戀的、惜別的感情。
現在雖然是冬天底霧色到臨了的時節，
可是這兒南國的暮風却總帶着些微熱。
你們，你們真是永遠牽留着我的靈魂。
啊，走了，走了，我這個有心臟病的流浪
人！

賽因河邊之冬夜

冷酷的冬夜籠罩了巴黎全城，
繁華都市漸漸地變成寂靜；
埋在灰色下的這近代文明之區，
風在繞着墮陶悲鳴，
這時那行人稀少之賽因河邊，
有幾個貧民睡在了敗葉之中。

天上的月色朦朧，
隱約地可看見這幾個人底形影；
他們都是容顏瘠瘦，
他們都是亂髮蓬蓬，
都是裹着件襤褸的短衣，

像死了一樣的臥着不動。

啊，兄弟們，你們冷麼？

你們可是今日給人作了一天的苦工，

纔買了一瓶紅酒，就坐在這地上痛飲不停

，

發狂了一般的亂叫雜唱以後，

倒下去便爛醉不醒？

啊，可憐的兄弟們，

ABSINTHE是被他們禁了！

再沒有那樣強烈的好酒，

使你們得安然作長時間的甜夢！

你們可還記得那過去的戰爭？

你們是會怎樣爲了祖國去犧牲！

血泊塗污了你們底兩手，

炮煙熏黑了你們底雙鬢……

到現在他們都吼起了「馬塞歌」歡祝得勝

又有誰來管你們這些退了伍的苦兵？

啊，兄弟們，醒些兒罷！

你們且傾耳細聽，

是那裏淫蕩的笑聲？

夜咖啡店內的電火正明，

他們正在那兒逞性亂行：

妖女在猥褻緊擁，

短髮半裸的黑奴做着引起肉感的 Chica 之

樂器助興……

啊，可憐的兄弟們聽，

你們聽！你們聽！

風就不停地這樣悲鳴！

我查這文明都市不過是罪惡的深坑！

兄弟們，醒來罷，醒來罷，

唉！我看你們只是沉睡不醒！

我恨不得學一個羅馬的 Nero，

把這繁華的巴黎城用火來一烘！

威尼市

我們在乘着一隻小舟，

却都默默地相對底頭，

這小舟是搖得這般的緊急，
使我心中起了傷別的憂愁。

憂愁，憂愁，憂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這河水是泛濺着深綠，

幾片落花在水面輕浮：

我們都正和這些落花一樣，

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地飄流，

飄流，飄流，飄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李金髮

選自晨曦之前

柏林初雪

孩子的雪藏，

在禿樹下奔竄，

瘦馬滑着蹄，

人兒掩着鼻。

我初識他們，

他們更形了解，

撐起腰兒，

得到一杯查厘酒。

好了，人遠了！

威嚴長保不住的我。

春城

可以說灰白的天色，
無意地挾來的思慕：

心房如行壘般跳蕩，
盤兒流盡一部分的淚。

當我死了，你雖能讀他，
但終不能明白那意義。

溫柔和天真如你的，
必不會讀而了解他。

在產椰子與芒菓之鄉，
我認識多少青年女人，

不但沒有你清晨喚犢的歌喉，
就一樣的名兒也少見。

我不懊恨一切尋求的失敗，
但保存這詩人的傲氣。

往昔在稀罕之荒島裏，
有笨重之木筏浮泛着：

他們行不上幾里，

遂停止着歌唱——

一般女兒的歌唱。

末次環繞點舞蹈！

時代既遷移了，

惟剩下這可以說灰白的天色。

下 午

擊破沈寂的，惟有枝頭的春鶯，

啼不上兩聲，隔樹的同僚

亦一齊歌唱了，讚嘆這嫵媚的風光。

野榆的新枝如女郎般微笑，

斜陽在枝頭留戀，

現代新詩選

噴泉在地裏嗚咽，

一二陣不及數的醉人，

統治在蔚藍天之下。

呵！難治的春與蕩漾之微波，

帶來荒島之暖氣，

溫我們冰冷的心

與既污損如泥之靈魂。

借來的時光，

任如春華般消散麼？

倦睡之眼，

不能認識一個普通的名字！

棄婦

長髮披徧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蚊虫聯步徐來，
越此短牆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遊牧。

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
我的哀感惟遊蜂之腦能深印着；
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

然後隨紅葉而俱去。

棄婦之隱憂堆積在動作上，
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
化成灰燼，從煙突裏飛去，
長染在遊鴉之羽，
將同棲止於海嘯之石上，
靜聽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發出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側，
永無熱淚，
點滴在坤地

爲世界之裝飾。

里昂車中

細弱的燈光溼溼地照遍一切，
便其粉紅的小骨，變成灰白。
軟帽的影兒，遮住她們的臉孔，
如同月在雲裏消失！

朦朧的世界之影，
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遠離了我們
毫不思索。

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餘光，

現代新詩選

和長條之搖曳，

使其深睡。

草地的殘綠，照耀在杜鵑的羽上；
車輪的鬧聲，撕碎一切沈寂；
遠市的燈光閃耀在小窗之口，
惟無力願露倦睡人的小頰，
和深沈在心之底的煩悶。

呵，無情之夜氣，
蹣伏了我的羽翼。
細流之鳴聲，
與行雲之飄泊，
長使我的金髮褪色麼？

11311111

在不認識的遠處

月兒似鉤心鬪角的逼照，

萬人歡笑，

萬人悲哭，

同躲在一具兒，一模糊的黑影

辨不出是鮮血，

是流螢！

夜之歌

我們散步在死草上，

悲憤糾纏在膝下。

粉紅之記憶，

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

偏布在小城裏，

擾醒了無數甜睡。

我已破之心輪，

永轉動在泥污下。

不可辨之鞭跡，

惟溫愛之影長印着。

噫呀！數千年如一日之月色，

終久明白我的想像，

任我在世界之一角，
你必把我的影兒倒映在無味之沙石上。

但這不變之反照，襯出屋後之深黑，
亦太機械而可笑了。

大神！起你的鐵鎚，
我煩厭諸生物之汗氣。

疾步之足音，
擾亂心琴之悠揚。

神奇之年歲，

我將食園中，香草而了之；

彼人已失其心，

在混雜在行商之背而遠走。

大家辜負，

留下靜寂之仇視。

任「海誓山盟」

「溪橋人語，」

你總把靈魂兒，

遮住可怖之巖穴，

如一齊老死於溝壑，

或落魄之豪士。

但我們之軀體

既偏染硝磺。

枯老之池沼裏，

終能得一休息之藏所麼？

一九二二，Dijon。

故鄉

得家人影片，長林淺水，一如往昔。余生

長其間隨二十年，但「牛羊下來」之生
涯，既非所好。

你淡白之面，

增長我青春之沈湎之夢。

我不再願了，

爲什麼總伴着

莓苔之綠色與落葉之聲息來！

記取晨光未散時，

——日光含羞在山後，

我們拉手疾跳着，

踐過淺草與溪流，

耳語我不可信之忠告。

和風的七月天

紅葉含淚，

新秋徐步在淺渚之荇藻，

沿岸的矮林——蠻野之女客

長留我們之足音，

呵，飄泊之年歲，

帶去我們之嬉笑，痛哭，

獨餘剩這傷痕。

一 溫 柔

我以冒昧的指尖，

感到你肌膚的暖氣，

小鹿在林裏失路，

現代新詩選

僅有死葉之聲息。

你低微的聲息，

叫喊在我荒涼的心裏，

我，一切之征服者，

折毀了盾與矛。

你「眼角留情，」

像屠夫的宰殺之預示；

唇兒麼？何消說！

我寧相信你的臂兒。

我相信神話的荒謬，

不信婦女多情。

(我本不慣比較，)

但你確像小說裏的牧人。

我奏盡音樂之聲，

無以脫你耳；

染了一切顏色，

無以描你的美麗。

一九二二，柏林。選自微雨。

晨

你一步一步走來，微笑在牙縫裏，多疑的

手按着鈴兒，裙帶兒拂去了絨菊之朝露

，氣息如何；我全不能分析。鎊金的早

晨，款步來了，看呀，或者聽環佩琅琅

作響了，來！數他神秘的步驟

你的臂兒張着向我，呵，他們倦了如我未

醒的深睡。進來，向我傍邊坐下，解去

那透濕的鞋兒，你摘的是有沒花朵，芳

香全染在你胸膛裏了，不看見麼，他們

正因離去同玩的小山羊哀減了。

忽裝出一半微笑，一半莊重的臉來；我豈

筆兒將停滯了，如你多看一眼，夜鴉染

了我眼的深黑，所以飛去了；玫瑰染了

你唇裏的珠紅，所以隨風謝了。我們到

小徑隱藏了去，看衰草在松根下痛哭。

你呼吸在風裏，我眺望在遠處，他們都欲

朝黑夜之面而狂奔了。

黑夜的門限裏出去，他多叫喊，憤怒與

嗚咽。如你不來，我將夢見你在我懷裏。

奈黑夜從門限裏出去。

永不回來

與我遠去，孩子，

在老舊之中古的城裏，

——他們睡眠於世紀之夜，——

流淚唱着單調之歌，

如東方詩人之嘆息。

他們岩石似的心房，

既生滿苔痕。

更遠的

有孤立的頰牆，

廢園與他作伴，

籠於深青與黑的沈寂。

他們聯結了殘冬，

遠離了盛夏，

殘沙裏你可

找到木架之碎片，

(呵，不可饒之禮物，)

蝸牛在陰處笑人。

在那裏鳥兒是疲倦的，

蜂兒戀着睡眠，

臨別之黃葉，

翩翩地飛舞，然後

點頭向老松，

點頭向流水。

你俯身嗅到，

季候掉卻之餘香，——腐朽之味，——

輕淡之樹影，

有時使你麻木，

若有天際送來的殘光，

你更可認識他們的面目，

但其心是流血，懊悔與冷酷的。

你如欲我們在那裏嬉笑，

且攜帶我的四弦琴

奏一個「永不回來。」

愛 憎

“Soyons scandalieux sans

plus vous gêner.”

Paul Verlaine.

—

我願你孤立在斜陽裏，

望見遠海的變色，

用日的微光

抵抗夜色之侵伐。

將我心放在你臂裏，

使他稍得餘暖，

我的記憶全死在枯葉上，

口兒滿着山蕙之餘核。

我們的心充滿無音之樂，
如空閒經氣的顫動。

無使情愛孤寂在黑暗，
任他進來如不速之客。

你看見麼，我的愛！

孤立而單調的銅柱，

關心瘦林落葉之聲息，

因野菊之墳田裏秋風喚人了。

如要生命裏建立情愛，

現代新詩卷

卽持這金鑰開疑惑之門，

縱我折你陌上之條，

昨日之靜寂是在我們心裏。

呵，不，你將永不回來，

譬我在深睡裏，

這生命之鐘聲響了，

我心與四體已殭冷。

二

時間逃遁之跡

深印我們無光之額上，

但我的愛心永潛伏在你，

如平原上殘冬之聲響。

二四三

紅夏借着金秋，

每季來問訊我空谷之流，

我保住的祖先之故宮既頹廢，

心頭的愛憎之情消磨大半。

無用躊躇，留你最後之足印

在我曲徑裏，

呵，往昔生長在我臂膀之你，

應在生命之空泛裏沈默。

夜兒深了，鐘兒停敲，

什麼一個陰黑籠罩我們；

我欲生活在睡夢裏，

奈他恐怕日光與煩暑。

蜘蛛在風前戰慄，

無力組世界的帶愛之網了，

吁，知交多半死去，

無人獲此秋實。

呵婦人，無散髮在我庭除裏，

你收盡了死者之灰，

還吟輓歌在廣場之隅，

跳躍在玫瑰之蔭。

我幾忘卻這聽慣之音，

與往昔溫柔之氣息，

願俯魔鬼助我魄力之長大，
準備回答你深夜之呼喚。

遲我行道

遠處的風喚起樟林之呻吟，
枯涸之泉滴的單調。

但此地日光，嘻笑着在平原，

如老婦談說遠地的風光
低聲帶着羨慕。

我妒忌香花長林了，

更怕新月依池塘深睡。

呵，老翁之同情，

你欲使我們困頓流淚，

現代新詩選

不！縱感夏從蘆葦中歸來，

飽帶稻草之香，

但我們仍是疾步着，

拂過清晨之霧，午後之斜暉。

白馬帶我們深夜逃遁，

——呵，黑鴉之羣你無味地呼喚了，……

直到有星光之巖石下，

可望見遠海的呼嘯，

吁，你嬰兒散亂，

額上滿着露珠。

我殺了臨歧的壞人，

——真理之從犯！——

114011

血兒聽滿草徑，
用誰的名義呵。

選自食客與凶年。

有 感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腳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邊

的笑。

半死的月下，

載飲載歌，

裂喉的音

隨北風飄散。

吁！

撫慰你所愛的去。

開你戶牖

使其羞怯，

征塵蒙其

可愛之眼了。

此是生命

之羞怯

與憤怒麼？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身邊

的笑。

風

欲尋高處倚危欄

閑看垂楊風裏老

——沈尹默——

儘在橡枝上嘶着，

欲用青白之手

收拾一切殘葉，

以完成冷冬之工作；

現代新詩選

至於人兒，

爲老蒼而辛酸之印象纏着，

類委欲死，

儘在橡枝上嘶着，

總是愚人的擲掄，

不仁者的詔笑，

遼遠的海岸裏

慈母屈膝伸手狂呼，

淚兒隨波遠去

濁其失掉的愛子之唇？

儘在橡枝上嘶着，

盪浪地挾歸雁前來，

他們的羽在我故國裏變換，
落下殘敗的在河干，
沒有人留心此詩意，
因他們去了重來。

儘在椽木枝上嘶着！

他重問我會否再作童年之盛會！

我失去了溫背的日光，

牲羣緣登的曲徑，

此地片片的雪花，

在我心頭留下可數的斑痕。

儘在椽枝上嘶着，

你的呼聲太單調而疎懶，
僅引我心頭抱歉之狂噪，
而思想與歡樂之諧和，
光明與黑暗的消長，
惟上帝能給我一回答。

儘在椽枝上嘶着，

夜色終掩蔽我的眼簾，

深蓬此地的新月鐘聲，

與溪流之音，

給你一點臨別之傷感，

然後永逃爾無限——不可重來！

選自《為幸福而歌》。

穆木天

雨 經

一縷一縷的心思，

織進了纖纖的條條的雨絲，

織進了浙浙的朦朧，

織進了微動、微動、微動線線的烟絲；

織進了遠遠的林梢，

織進了漠漠冥冥點點零零參差的屋梢，

織進了一條一條的電紋，

織進了濾濾的吹來不知哪裏渺渺的音樂：

織進了烟霧籠着的池塘，

現代新詩選

織進了朦朧絲上一縷一縷的飄零的烟網，

織進了無限的默夢，水裏的空想，

織進了先年故事，不知哪裏渺渺茫茫。

織進了遙不見的山巔，

織進了風聲雨聲打打在那裏的林間，

織進了永久的回旋，寂動、寂動、遠遠的

河灣，

織進了不知是雲、是水、是空、是實永遠
的天邊；

織進了今日、先年、都市、農村、永遠

霧、永遠烟，

織進了無限的朦朧、朦朧——心紋——
無限的滄淡，無限的黃昏，永久的點點，
永久的飄飄，永遠的影，永遠的實，永遠
的虛線；

無限的雨絲，
無限的心絲，
朦朧、朦朧、朦朧、朦朧、朦朧，
纖纖的織進了無限朦朧之間；

一縷一縷的心絲
纖纖的
織入

一條一條的
雨絲

之中間。

乞丐之歌

乞丐走進了村莊，
乞丐在田間的道上，
乞丐輕輕歌唱：

「啊！這是給窮人的居實，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家鄉在荒涼的渡頭，
家鄉在古城的城上，
家鄉在那裏朦朧的池塘。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翠柳是我的天帳，
牧草是我的輕床，

深更裏還聽得見黃鸝睡醒的歌唱，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我臥在亂塚中央，荒涼的丘上，
我望着落下了點點點點的星霜
接吻着虛虛的飛盡了野薔薇的花香。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我漫步的沿海岸在人們都睡了時光，
我聽着片片的稻風，聲聲的打浪，
冷的魚腥中歌唱着的幾個西林姑娘。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我坐十字路頭柳蔭廟旁，
我冷笑着對着許願的燒香，
我指着蒼虛偽燃在信心的頭上。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水裏的娃娃都像我的兒郎，

老年的翁媪都像我的爹娘，

都像我的愛人我都像抱過妙齡的女郎。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泉水呀！是我的椒湯

西風呀！是我的沉香，

我吃飯總在神茶壺——神仙——的身旁

。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乞丐走進了村莊，

乞丐在田間的道上，

乞丐輕輕的歌唱：

「啊！這是給窮人的恩賞，

到處都是我們的家鄉。」

水聲

水聲歌唱在山間

水聲歌唱在石隙

水聲歌唱在墨柳的陰裏

水聲歌唱在流蕩的檜上

妹妹 你知道不

哪裏是水的故鄉

月亮的銀針跳躍在灰色的檜檜

月亮的銀針與鷓鴣般的濼濟相照

看呵 宿魚鬼念念的逃走了

那裏蕩漾着我們的衣影與纖纖的小橋

來拾起我們的腐朽的棹杆

去蕩那隻方舟到灰色的蘆葦中間

我們聽着水聲明日的唱和

我們遙望着那澹淡的魚燈點點

我們要找水聲到魚人的網眼

我們要找水聲到山間的泉源

我們要找水聲到海口的沙灘

我們要找水聲到那裏的江海

我們要找水聲在稻田的溝裏

我們要找水聲到修竹的薹間

來拾起我們那朽腐的棹杆

我們共蕩在夜暮裏我們那孤孤的小船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眼尖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胸臆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髮梢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鬢旁

妹妹 你知道不

哪裏是水的故鄉

來 拾起我們那腐朽的棹杆

趁着這個月色朦朧天光輕淡

我們在河上輕輕的蕩漾我們的小舟

捧着空闊的灰色小花直找到水鄉的盡處

一九二五，三，二一。

落花

我願透着寂靜的朦朧 薄淡的浮紗

細聽着浙浙的細雨寂寂的在簷上激打

遙對着遠遠吹來的空虛中的嗚嘆的聲音

意識着一片一片的墜下的輕輕的白色的落

花

落花接住了綠苔 幽徑 石塊 沉沙

落花吹送來白色的幽夢到寂靜的人家

落花倚着細雨的纖纖的柔腕虛虛的落下

落花印在我們唇上接吻的餘香 呵 不要

驚醒了她

呵 不要驚醒了她 不要驚醒了落花

在她孤獨的飄蕩 飄蕩 飄蕩 飄蕩在

我們的心頭 眼裏 歌唱着 到處是人生

的故家

啊到底哪裏是人生的故家 啊 寂寂的聽

着落花

妹妹 你願意罷 我們永久的透着朦朧的

浮紗細細的深嘗着白色的落花深深的墜下

你弱弱的傾依着我的胳膊細細的聽歌唱着
她

「不要忘了山巔 水涯 到處是你們的故
鄉到處你們是落花」

一九二五，六，九。

我 願

我願奔着遠遠的點點的星散的婉婉的燈光
獨獨的 寂寂的慢走在海濱的灰白的道上
我願飽嘗着淡淡消散的一口一口的芳腥的
稻香

我願靜靜的聽着刷在金沙的岸上一聲一聲
的輕輕的打浪

我願走坐在那裏的路旁 那一片松原裏的
擗臥的石上

我願寂對着一滴一滴的迴浪滾在那裏的岩
石的高上

我願細細的思維着掠在石面上的介殼的不
住的滄桑

朦朧的憶懷着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的
虛無的家鄉

我願寂對着那裏古樹底下枯葉掩着的千年
的石像

我願凝視着掩住了樂屏的茶屋前的虛設的
空牀

我願笑對着微動的泊舟吐不出煙絲不能歌

唱

默默的夢想着那裏的天邊
孤島 散散的

牛羊

呵 到底哪裏是我的故鄉
哪裏的山頂

哪裏的角上

哪裏的風中 哪裏的雲鄉
還是呱呱波動

的青蛙的聲聲聲浪

啊 我願寂寂的獨獨的慢步
在夜半後的海

濱的道上

我願熱熱的熱熱的奔着
到那遠遠的燈光

而越奔越奔不上

一九二五，七，一〇。

蒼白的鐘聲

蒼白的 鐘聲 衰弱的 朦朧

散散 玲瓏 荒涼的 濼濼的 谷中

——衰草 千盞 萬盞——

聽 永遠的 荒唐的 古鐘

聽 千聲 萬聲

古鐘 飄散 在水波之皎皎

古鐘 飄散 在灰綠的 白楊之梢

古鐘 飄散 在風聲之蕭蕭

——月影 逍遙 逍遙——

古鐘 飄散 在白雲之飄飄

一縷一縷的 麝香

水濱 枯草 荒徑的 近旁

——先年的悲哀 永久的 憧憬 新陽——

聽一聲一聲的 荒涼

從古鐘 飄蕩 飄蕩 不知哪裏 朦朧之

柳

古鐘 消散 入 絲動的 遊煙

古鐘 寂聲 入 睡水的 微波 潺潺

古鐘 寂聲 入 淡淡的 遠遠的 雲山

古鐘 飄流 入 茫茫 四海之間

——暝暝的 先年 水遠的歡樂 辛酸

軟軟的 古鐘 飛蕩隨 月光之波

軟軟的 古鐘 緒緒的 入 帶帶之銀河

——呀 遠遠的 古鐘 反響 古鄉之歌

渺渺的 古鐘 反映出 故鄉之歌

遠遠的 古鐘 入 蒼茫之鄉 無何

聽 殘朽的 古鐘 在 灰實的 谷中

入 無限之 茫茫 散淡 玲瓏

枯葉 衰草 隨 杳杳之 北風

聽 千聲 萬聲——朦朧朦朧——

荒唐 茫茫 敗廢的 永遠的 故鄉

鐘聲 聽 黃昏之深谷中

一九二六，一，二，東海道上。

戴望舒

生 涯

淚珠兒已拋殘，
只賸了悲思。
無情的百合啊，
你明麗的花枝。
你太娟好，太輕盈，
使我難吻你嬌唇。

人間伴我的是孤苦，
白晝給我的是寂寥；
只有那甜甜的夢兒

慰我在深宵：

我希望長睡沈沈，
長在那夢裏溫存。
可是清晨我醒來
在枕邊找到了悲哀：
歡樂只是一幻夢，
孤苦卻待我生挨！
我暗把淚珠啞嚥，
我又生活了一天！

淚珠兒已拋殘，

悲思偏無盡，

啊，我生命底慰安！

我屏營待你垂憫：

在這世間寂寂，

朝朝只有嗚咽。

殘葉之歌

男子

你看，溼了雨珠的殘葉

靜靜地停在枝頭，

（溼了珠淚的徵心，

輕輕地貼在你心頭。）

牠躊躇着怕那微風

吹牠到縹緲的長空。

女子

你看，那小鳥曾經戀過枝葉，

如今卻要飄忽無跡。

（我底心兒和殘葉一樣，

你啊，忍心人，你要去他方。）

牠可憐地等待着微風，

要依風去追逐愛者底行蹤。

男子

那麼，你是葉兒，我是那微風，

我會愛你在枝上，也愛你在街中。

女子

來啊，你把你微風吹起
我將我殘塞底生命還你。

十四行

微雨飄落在你披散的鬢邊，
像小珠碎落在青色的海帶草間
或是死魚飄翻在浪波上，
閃出神祕又淒切的幽光，

誘着又帶着我青色的靈魂
到愛和死底夢的王國中睡眠，
那裏有金色的空氣和紫色的太陽，
那裏可憐的生物將歡樂的眼淚流到胸膛；
就像一隻黑色的衰老的瘦貓，

在幽光中我憔悴又伸着懶腰，
流出我一切虛僞和真誠的驕傲，
然後，又跟着牠踐踏在輕霧朦朧；
像淡紅的泡沫飄在琥珀鐘，
我將有情的眼藏在幽暗的記憶中。

雨巷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徬徨；

她徬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着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地走着，

冷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他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圮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裏，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她丁香般的惆悵。
撐着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我底記憶

我底記憶是忠實於我的，
忠實得甚於我最好友人。

牠存在在燃着的煙捲上，
牠存在在繪着百合花的筆桿上，
牠存在在破舊的粉盒上，
牠存在在類坦的木莓上，
牠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詩稿上，
在壓乾的花片上，
在悽暗的燈上，
在平靜的水上，
在一切有靈魂沒有靈魂的東西上，

牠在到處生存着，像我在這世界一樣。

牠是膽小的，牠怕着人們底喧囂，

但在寂寥時，牠便對我來作密切的拜訪。

牠底聲音是低微的，

但是牠底話是很長，很長，

很多，很瑣碎，而且永遠不肯休：

牠底話是古舊的，老是講着同樣的故事，

他底音調是和諧的，老是唱着同樣的曲子

，

有時牠還模仿着愛嬌的少女底聲音，

牠底聲音是沒有氣力的

而且還夾着眼淚，夾着太息。

現代新詩選

牠的拜訪是沒有一定的，

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

甚至當我已上床，朦朧地想睡了：

人們會說牠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是老朋友。

牠是瑣碎地永遠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淒淒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

但是我是永遠不討厭牠，

因為牠是忠實於我的。

選自我的記憶

煩 憂

二六一

說是寂寞的秋的悵鬱，
說是遼遠的海的懷念。
假如有人問我煩憂的原故，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問我煩憂的原故，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他是寂寞的秋的悵鬱。

馮乃超

消沈的古伽藍

(一)

樹林的幽語，囁喻；
暮靄的氛氳，朦朧；

遠寺的古塔，峙空；
沈潛的殘照，暗紅；
飄零的醉心，哀痛；
片片的鄉愁，曠鐘。

(二)

消沈的情緒，蒼蒼；
天空的美麗，悽愴；
禱堂的幽寂，渺茫；
黃昏的氣息，頹唐；
萬籟的律動，衰亡；
消沉的古寺，深藏。

(三)

萬古的飛翔，沉淪；

夜靜的信仰，身殉；
無言的緘默，巡遶；
蒼茫的懷古，無盡；
傳奇的情熱，灰燼；
墓墳的紀念，青春；

現 在

我看得在幻影之中，
蒼白的微光顫動；
一朵枯凋無力的薔薇，
深探吻看過去的殘夢。

我聽得在微風之中，
破琴的古調——琮琤；

現代新詩選

一條乾涸無水的河床，
緊緊抱着沉默的虛空。

我嗅得在空谷之中，
鬱郁的蘭香沉重；
一個晶瑩玉琢的美人，
無端地飄到我底心胸。

凋殘的薔薇惱病了我

月亮幽怨地歎息，
徘徊在情恨纏綿的廢墟；
今夜沒有情癡的纏綿，
剩下一朵凋殘的薔薇。
凋殘的薔薇惱病了我！

對着夢幻的往昔纏綿地吟哦。

只因爲有塗朱的嘴唇，
吸飲我多感的青春，
今朝蒼白的微笑凋殘，
宵來的情熱成灰燼。

只因爲有塗朱的嘴唇，
烘熱我多感的青春，
腥紅的情熱許凋殘，
炎炎的戀慕怎能盡！

但是凋殘的薔薇惱病了我，

對着幻夢的往昔能不吟哦；

沒有朝，沒有夕，
但有馨香氤氳的氣息。
沒有朝，沒有夕，
但有胭脂鮮豔的顏色。

青燒的瓶中夢魂殘，
紅紗的燈下影珊珊。
遺香殘影成追憶，
零零的白露灑人間。

凋殘的薔薇惱病了我，

對着夢幻的往往不住地吟哦。

往昔委在東去的流水；

今宵揮灑新鮮的眼淚；

悲我沉默的人生憔悴；

哀我多感的青春告衰。

凋殘的薔薇懶病了我，

對着夢幻的往昔纏綿地吟哦。

紅紗燈

森嚴的黑暗的深奧的深奧的殿堂之中央，
紅紗的古燈，微明地玲瓏地點在午夜之心。

苦惱的沉默呻吟在夜影的睡眠之中，
我聽的鬼魅魍魎的楚聲舞蹈在半空。

烏雲叢簇地叢簇地蓋着蛋白色的月亮，
白練滿河流若伏在野邊的裸體的屍殮。

紅紗的古燈，緩緩地漸漸地放大了光暈，
森嚴的黑暗的殿堂，撒滿了莊重的黃金。

愁寂地靜悄悄地黑衣的尼姑踱過了長廊，
一步一聲怎的悠久又怎的消滅無蹤。

我看見在森嚴的黑暗的殿堂的神龕，
明滅地愉快的一盞紅紗的燈光顫動，

酒——歌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盈地滿盞

燒爛我心胸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我的心胸

燒我的舊夢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夜半的街頭無人走

我的心懷怎能夠……

銀光的夜色

銀光的愁寂

合照着天涯落魄人

牽他臨終的喘息

絹絲的夜色

渺渺的虛寂

沒有樽酒在身傍

猩紅的哀怨無由息

青瑩的酒精在手

赤熱的哀怨在心頭

我的身心消滅後

榮華的夜夢也枯朽

榮華的夜夢也枯朽

玉姬的珠飾也陳舊

青史不錄豔情歌

芳塚壘疊無從究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盈地滿盞

燒爛我心胸

月光下

憂鬱的情緒抹抹在湖水的白練的光面上

女人底幽寂的幻影徘徊在睡蓮之鄉

銀光閃練着 夢幻展開着 在輕軟的夜色

中

愛人的 你若孤單的 Nymph 哭泣在噴泉

的中央

冰涼的夜深 月影的寂寥的浮光中

撥開了霧縹的蒼白的輕紗 游泳古夢中

懷念的情思吸吸了這華冷露 不勝倦疲地

沉重

受人嘲 颯來森林的幽陰裏 我煩悶的心

胸

紡你底憂鬱 我爲你織成縹緲的霓裳

摘你底淚珠 我爲你串成精緻的胸飾

永遠地 你爲我伴舞在沉寂的睡眠之上

不絕地 我爲你展開飄渺的夢幻的仙鄉

悲 哀

悲哀衣了霓裳輕輕跳舞在廣闊的廳間

黃昏靜靜渡過枝梢葉底悄悄闖入空寂的塵

寰

沈默的陰影投射在少女底穿上白衣的心頭

伊就溺地吸泣在獻身的殘餘的時候

伊吸飲着多感的青青的醇酒

當薰花底紫影消滅在幽闇的時候

輕續的黑夜裏 噴泉唱着哀傷的夜曲

伊伏在牙琴上心兒沉下煩惱的幽谷

少女纏上白衣的心兒睡眠在漚沈的陰影中

悲哀脫了霓裳滿斟甘露的淚水盈虛

——好人兒 飲它 尋你情熱的美夢

——天仙底玉手爲你撫着月琴的銀絃

黑夜的胸懷爲你展鋪感覺的絨氈

星星的眼池爲你滿盈潤澤的淚泉

夢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玫瑰色的軟影 映

照到四隅的幽陰

淡抹的哀悲 潛形在丹波繼起的 湖水的

夜心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紫羅蘭的浮光 流

到記憶的古渡頭

喜微的幻夢 飄零在空疏寥寂的 落葉深

秋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NATURE'S* 的弱光

灌漑到黃昏的脚跟

假寐的沉默 消沉在黑影褶疊的天空底夜

痕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鷄冠花的陽光 燦

爛在月痕的夢中

神祕的面緒 掀揚在晴空無垠的失望的蒼

穹

屏息地坐在幽冥之中 任情地親着哀愁底

嚙吻

從骨董的寶鏡底嘴唇 把吸不盡的淚泉啜

飲

屏息地夢在月痕之中 任情地拖着哀愁的

玉體

從閃灼的霜華底眼珠 淘出顆顆銀光的眼

屏息地坐在幽冥之中 任情地優着哀愁底

擁抱

淚

默

從玉琢的 膩滑的心胸 把散不盡的夜香

吞吐

輕煙 籠罩着池塘底安眠

沉默 枯朽着夢裏的睡蓮

屏息地睡在黃昏之中 任情地瞧着哀愁底

媚瞳

冬天來到疲乏的草根頭

靜悄悄地殺着蒼白的微笑

從青銅的香爐底頭蓋 看着氤氳縈繞的輕

夢

陽光隱在輕盈的煙銷

不照樹陰影裏的哀愁

怠倦的枯枝愁訴

黃金的新秋也衰老

銀白的長髮浸池中

輕輕拂掃浪紋的懊惱

我聽得幾句嗚聲的譏嘲

老鴿的烏鴉飛鳴在樹梢

沉紅的落葉積滿了空寂的心

怎的感謝那無情的胡鬧

隆冬的嚴霜遠過於祈禱

沒有殉教者的苦惱

憂愁的聖母默現在空閒

現代新詩選

守護着靈魂的日暮

蒼黃的古月

蒼黃的古月地平線上泣

氾氾的夜色滄露濕

浸着野邊有暮煙

掩我心頭有憂鬱

矗立的杉林默無言

睡眠的白草夢痕濕

惆悵的黃昏色漸密

沉重的野煙

沉重的憂鬱

日暮的我心

讓冬將至的我心

夕陽疲憊的青光幽寂

給我黑色的安息

黑色的安息

黑色的安息

人影一般沉重的負荷

疲憊的心頭壓逼

蒼黃的古月地平線上泣

氾氾的夜色滄涼濕

夕陽的面色蒼白了

沉重的野煙

沉重的憂鬱

古瓶詠

金色的古瓶

蒼駭了塵埃

金泥半剝蝕

染上了黯淡的悲哀

微光靜悄之時

詩韻鏗鏘地歌歎

花瓣零落後

剩下黃金的花蕊

若是新燒的花瓶

金彩輝煌

若是初開的花朵

勳射畫堂

朱色的古夢

消沉歲月之中

黃銅的夕照

闌入寥落的行宮

金色的古瓶

蓋滿了塵埃

詩人的心限

蔓着銀屑的蒼苔

現代新詩選

姚薏子

秋歌

黃葉，無聲地飄墮着，

像夢一般的，

或歎息似的，

白露和淚墜落在地上了。

遠寺的鐘，

滯重得有如病驢的蹄聲；

聽新蹄聲淹沒了舊的，

我欲低泣！

選自紅紗燈

秋的情調淒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遺址，

都沉入舊情的回憶！

奄奄的歎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新 喪

夕陽倦得不會動了，

伏在西方的山之巔；

像少婦臨死時的留戀，

凝視着遠近的村落，

溪水，野田，不忍割捨；

樹不斷的留戀孕成了悲哀，

在悲哀裏，目光的，漸漸朦朧。

無限的沈默浮在太空；

牛背上晚歸的牧笛，

柳蔭下夜泊魚歌

蹲在柴門外的野狗，

也都默默無言，如喪考妣；

夜色有覆屍的黑紗，

掩上西山，

便是猙獰的樹枝，尖的塔，

也抓不破這新喪者之殮衣，

酒 後

靠在老舊的絨布枕上，
一個缺嘴的酒瓶

和幾卷末成稿默坐枕旁。

乘燈火打睡在紗單裏，
幾隻餓鼠，得我允許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殘肴。

飛向青年詩人那裏去了吧；
夢之神，我幾回凝視，
瞧不見她翅子的一羽。
沈鬱的鄉思，淒涼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顏色的奴才們；

此刻是，風樣的，影蹤都沒有了。

古 城

世紀的繁華於你何有？

被遺棄的古城跡，

再不見宮裝的粉女。

在你懷裏細訴聖王的恩寵。

會有千千萬萬的軍馬，

從風沙裏戰勝歸來，

面上是創傷的癍痕，

高奏凱歌在大理石的城梯下。

如今再沒有鐵盔的英雄們了，
騎雪一樣的白馬，
背上是奪目的金箭，
得意地獻身在你面前。

只剩秋草，久病的瘦，
蹲在缺角的城頭，
歎息着，對夕陽細訴
你過去繁盛的日子。

我枯澀的眼光

我枯澀的眼光凝視在姑娘的臉上，
有如一箇老年龍鍾的乳母呵，
將她木筆架似的乾枯的手兒，

輕撫着白嫩的肥胖的嬰孩，
忘卻的愛情覺醒在心頭了。

微風裏我看見姑娘沈默地笑了；
她的笑容像粉塑的牡丹似地鮮豔，
素筆描的丁香花似地幽靜。
裝在她笑容裏的少女的夢，
秋色的夢，黃金時代的好夢。

就在她髮間的麥草的香味，
（從故鄉田間拾來的吧）
飄過微風來，沁入我的心了。
我幼年曾在牧女的髮上聞過這香味，

如今在都會，祇聞酒的味，粉的味了。

像清露灑在九月的紅蓼艸上，
我的靈魂，寂寞的靈魂，
當牠的微笑落花似地紛紛飄過來，
戴在我歷史裏的淒涼的故事褪色了，
蠕動在眼底的灰色的影子消滅了。

楊 騷

斷琴哀星

飛在縹渺的天上她之靈；
投入猥雜的人間我之心。
綺麗的彩虹望我盡情熱，
我對乖巧的小姑弄弦琴。

現代新詩選

琴，你愛之犧牲！

急調彈絕銅絃短，

狂歌唱破兒女心，

還叮噠，叮噠，叮噠……

風聲雨聲鼻啼聲，

天地驚動我驚醒；

掠亂淫蘊的黑霧飛開

我瞧到高空一顆星。

星在我的頭上照耀，

我跪在地面禱星星；

「你閃耀的夜明珠哟，
落下，落下壓碎我身！」

憂鬱的寒雲劫她飛鞍，
閃光從我眼前走過。

啊，星星，美麗的星星，
何時許我重覓清影？

石民

無題

曉風撫弄着纖柔的柳條兒：

請披下你的長髮，湘妮，

請披下你的長髮——

讓它飄舞於輕和的晚風裏。

霞光浸透了豐盈的湖水：

請卸去你的衣裳，湘妮，

請卸去你的衣裳——

且投身於氾濫的霞光裏。

彩雲浮動於純淨的空中：

讓我捉住你的微笑，湘妮，

讓我捉住你的微笑……

呵！它化作一朵彩雲飛了。

黃昏

正是黎微的嚴冬

室裏了萬籟的聲音，

黃昏挾陰霾以俱來
迷胡着茫茫的大地。

在這可怕的昏暗裏
沈錮着多少愁苦，
涼風從枯樹上飛過，
嗚嗚地爲誰訴語？

嘶嘎的幾聲悲啼
是漂泊無歸的寒鴉，
驚起了盤伏的靈魂
悽悽地無言……淚下！

邵洵美

現代新詩選

洵美的夢

從淡紅沙綠的荷花裏開出了
熱濕濕的夢，她便緊我的魂靈。
她輕得像雲，我奇怪她爲什麼
不飛上天頂或是深躲在潭心？
我記得她會帶了滿籃的禮物
躡進失意的被洞；又帶了私情
去驚醒了最不容易睡的處女，
害她從悠長的狗吠聽到鷓鴣鳴；
但是我這裏她不常來到，想是
她猜不準我夜晚上牀的時辰，
我愛讓太陽伴了我睡，我希望
夜鶯不再攪擾我倦眠的心神，

也許飛了這一忽的空閑，我會
走進一個園門，那裏的花都能——
把她們的色彩芬芳編成歌曲，
做成詩，去唱軟棉春天的早晨
就算是剩下了一根絃，我相信
她還是要彈出她層碎的迷音，
(這層碎裏面有更完全的捲綿)
任你能鎖住了你的耳朵不聽，
怎奈這一根絃裏有火，她竟會
煎你，熬你，燒爛你鐵石的堅硬。
那時我一定要把她摘採下來，
幫助了天去爲她的詩人懷孕。
詩人的肉裏沒有污濁的秧苗，

胚胎當然是一塊粹純的水晶，
將來愛上了綠葉便變成翡翠，
愛上了紅花便像珊瑚般妍明；
於是上帝又有了第二個兒子，
清淨的廟堂裏重換一本聖經。
這是我的希望，我的想：現在，她
真的來了。她帶了我輕輕走進
一座森林，我是來過的，這已是
天堂的邊沿，將近地獄的中心。
我又見到我會經吻過的樹枝，
會經坐過的草和躺過的花陰。
我也曾經在那裏泉水洗過澡，
山谷還抱着我第一次的歌聲。

她們也都認識我；她們說：『洵美；春天不見你；夏天不見你的信；在秋天我們都盼着你的歸來；冬天去了，也還沒有你的聲音。你知道，天生了我們，要你吟咏；沒有了你，我們就沒有了歡欣。來吧，爲我們裝飾，爲我們說謊，讓人家當我們是一個個仙人。』我聽了，上下身的血立時滾沸，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運命：神仙的宮殿決不是我的住處。啊，我不要做夢，我要醒，我要醒！

Z 的笑

現代新詩選

我知道了你的心，冷的火焰，
像在熾燒的冒着煙的冰窖。
你低了頭笑，你有意將背心向了我而笑，
啊，你蛇腰上的曲線已露着愛我的愛了。
爲甚你不常和我說話，說話，
祇是不相關地望望又笑笑？
你低了頭笑，你有意將背心向了我而笑，
莫非你在眼暗中已見到了我的需要？
啊，你的心，你的背心，你的腰，
可容我將指尖兒抓上一抓？
你低了頭笑，你有意將背心向了我而笑；

我不問你笑些什麼，我的心早已滿足了。

——選自花一般的罪惡

邵冠華

寄給我死了的弟弟

弟弟，在炭火似的太陽下，
我持着大大的芭蕉扇來看你的墓，
雖然是沒有紙錢，也沒有黃酒。
自從把你埋葬在溪畔之後，
我掛念着你，像農夫掛念着氣候，
像灰色氣候裏的旅途。

弟弟，我是傻子，我不懂「恨」，不懂「愛」，
我恨的是你，愛的也祇有你；

恨你的是你死的太早了，

過分的愛你也是你的與世永離。

往事那裏會像那忘了的花朵一樣容易忘記

？

想起來，淚珠變成階前雨矣：

想起你那包着天真的破舊的襪衣，

天天掛在眼前，映在腰裏，

見了它，像見了煩悶的波濤數里。

弟弟，我的 *Desire* 已經難於療治，

它像初戀的苗兒寸寸的爬起；

青春也同樣的如蹂躪的蝴蝶，

永不願拉它起自死水裏。

唉，詩意已經消逝，
我也不願把它寄。

幻覺的小艇

茶杯裏的茶葉像一隻小艇，
它在旋轉搖蕩，
多麼的愉快。

我願匆匆的踏上，
雖然它是沒有聲浪。

我想一定會忘記生活的疲倦；
因為它的空間不許我想到智慧和靈魂。

選自青春的哀歌

選自放程

陳夢家

夜

我頂愛沒有星那時的昏暗，
沒有月亮的影子爬上欄杆；
姑娘，這時候快躍進這門檻，
悄悄的挨近我可不要慌張，
讓黑暗擁抱着祇露出心坎。

掛着你流的眼淚不許揩乾，
透過那一層小青天朝我看；
姑娘，你膽小，這時候你該敢
說出那一句話，從你的心坎——
沒有人聽見，也沒有人偷看。

乘著太陽還徘徊在山背後，
開前瞌睡着那條偷懶的狗；
姑娘，你快走，丟下你的心走，
不要記得，這件事像不會有，
好比一場夢，——你多喝了酒。

方瑋德

秋夜蕩歌

八月的天掉下一些憂傷，
雁子的翅膀停落在沙港，
看不見一顆夏天的星光，
讓蘆葦告訴我它的倉皇；
我搖蕩，搖蕩，

蓋妮，你的影子在我心上。

我搖蕩無數幽暗的村莊，
岸上的蟲子合攏來歌唱，
這四野單滿了一片淒涼，
露水也笑我心頭的狂妄；
我搖蕩，搖蕩，

蓋妮，你的名字在我嘴上。

東方招呼我大紅的光亮，
看河水鋪起雲霞的衣裳，
落葉太息我模糊的瘋狂，
雄雞也停止了我的夢幻；

我搖蕩，搖蕩，

蓋妮，你分明在我的身上。

曹葆華

祈 求

祈求你，如待死的罪人；呵，太陽！

施用上帝的慈悲，你請走下

山岡；請躡過那郊野，那田場，踏着

蒼茫的海波，去到無比大的異邦。

因為我孤寂的靈魂苦痛得荒！

齷齪，招來無邊的精明昏照

四方。我在大氣中，時光裏，堆起

愛情的巨石，建造那億萬年不朽的

碑坊。——聽呀，那獄外茫茫的世界

怎樣悲涼！母喚兒，兒叫爹，一片

哭聲震撼着穹蒼。我懷抱同情的

烈火，反掌來枷鎖橫壓在肩。

而今我扯破袍服，撇開忠軀，

等待着燦爛的太陽爬上東方。